

新 中 學 文 庫

樓 鶴 黃

著 銓 陳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黃

陳

中銓兵部著
拾陸年樂月拾日



商務印書館印行





背景

第一幕 漢口商會會長葉茂先客廳

第二幕 劉玉彪大隊長家客廳

第三幕 鐵鷹隊司令部辦公室

第四幕 劉玉彪大隊長家客廳

第五幕 鐵鷹隊司令部辦公室

人物

劉玉彪 鐵鷹隊大隊長，年約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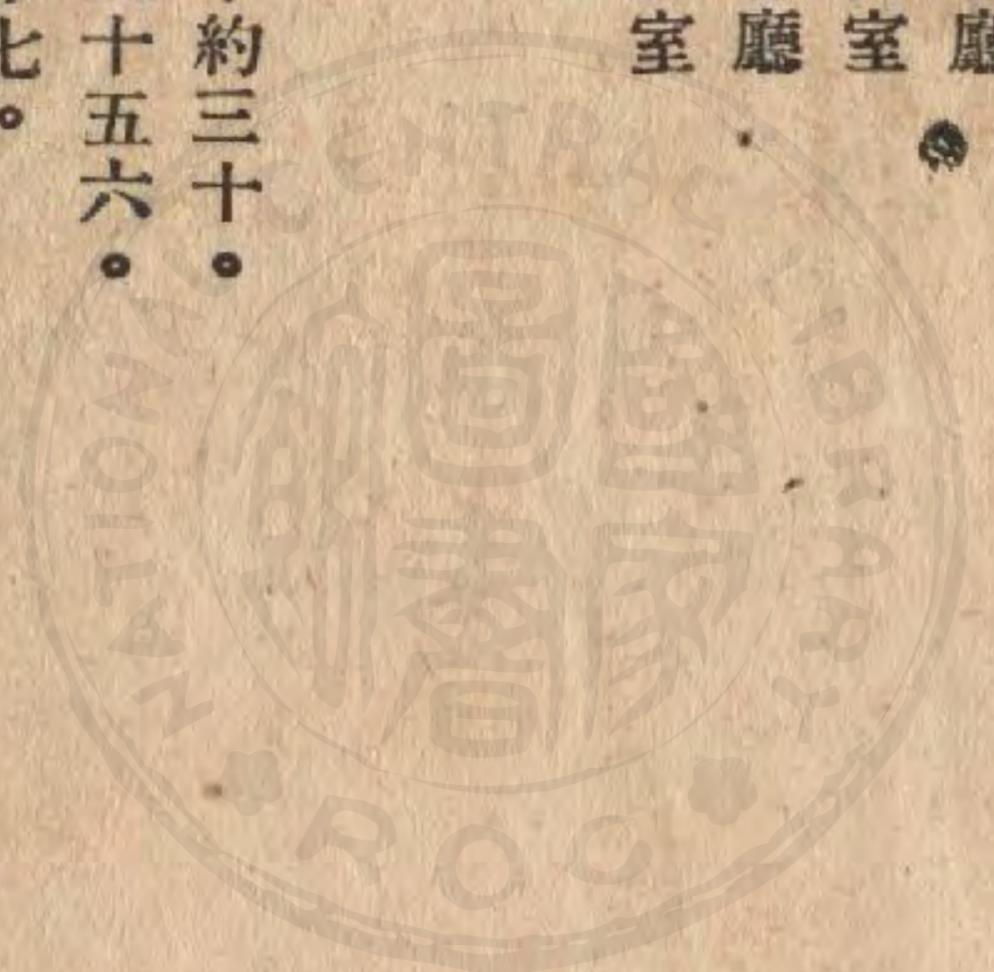
薩麗 他的妻子，年約二十五六。

蘇菲 薩麗的妹妹，年十七。

王煥然 鐵鷹隊副隊長，年約三十。

王煥章 他的弟弟，鐵鷹隊新加入的隊員，年十九。

背景、人物



國家圖書館



001708426

80695730

郭太太 薩麗的姑母，年約三十五，但是打扮得像二十五。

萬士恆 錢行家，年約五十。

石蘊華 年約二十三。著名的女文學家。

廉若川 國民大會的代表，年約四十。

桂香 劉玉彪家的女僕，年約十五六。

王興 劉玉彪家的男僕，年約六十。

柳正明 鐵鷹隊隊員。

趙叔謙 鐵鷹隊隊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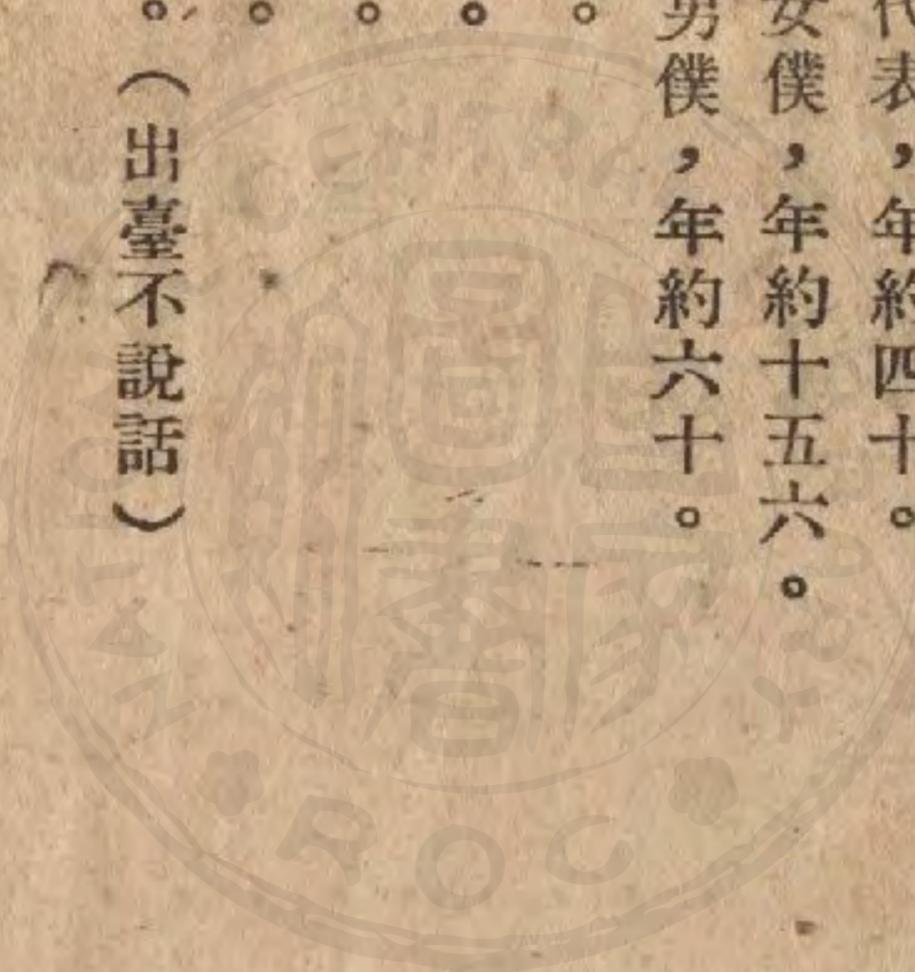
張又全 鐵鷹隊隊員。

謝啓予 鐵鷹隊隊員。

葉崇武 鐵鷹隊隊員。（出臺不說話）

衛兵 一人。

其他 鐵鷹隊隊員十餘人。



黃鶴樓

第一幕

漢口商會會長葉茂先家客廳。正中有大門，右通跳舞廳，左通花園。右側有窗戶，臨窗可望江面及武昌黃鶴樓。時間在民國二十七年春天，中國空軍鐵鷹隊擊退日機後的晚上。

幕開時臺上無人。臺後有輕微跳舞的音樂，停一會，萬士恆扶郭太太上。

郭太太 我再也不同你跳舞了，一上場就踩人的腳！

萬士恆 真的踩着了嗎？

郭太太 嘿！你這個人說話真正豈有此理！不是真的，難道還是假的嗎？哎喲，真疼！哎喲！
哎喲！

（萬士恆扶她到沙發上坐着，郭太太自己捻腳，作疼痛狀。）

萬士恆 還疼嗎？

郭太太 還怕不疼，真疼死我了，你們男人就是這樣沒有良心，別人的痛苦，一點也不管！你想我平常身體就不好，昨天德國醫生還勸我吃補藥呢！他說我瘦了，再不滋補，就有得肺病的危險。士恆，你不覺得我近來消瘦了許多嗎？你一點也不憐惜我，還忍心踩我的腳！

萬士恆 我看你並沒有消瘦，你也用不着發愁。今天晚上我踩你的腳，是我一時不小心，真是抱歉得很！不過我想像你這樣年紀輕輕的人，就踩疼一下，馬上也就可以恢復的。

郭太太 （高興）士恆，你真覺得我年青嗎？你想別人會猜我多大的年紀？

萬士恆 你真正的年齡，我當然知道是三十五，不過你平常看起來頂多不過二十五。照你今天晚上的打扮，誰也要覺得你只有二十一二呢！

郭太太 （大樂）呵，士恆，你真好！你這個人真有良心！你雖然已經五十歲，我還是覺得你很年青。

萬士恆 對了，我們都年青。（不覺咳一聲嗽，接着又有大咳一陣，一時喘不過氣來。）

郭太太 士恆，怎麼一回事？

萬士恆 沒有什麼，一時說話太急，口水進了氣管。

郭太太 士恆，我有一件事體要同你商量。

萬士恆 什麼事？

郭太太 就是——

（蘇菲急忙從右上。）

蘇菲 呵，姑母！萬先生！你們看見我姐姐沒有？

郭太太 剛纔薩麗不是同王煥章在跳舞嗎？

蘇菲 對了，我也看見。不知道怎麼一會兩人都不見了！

萬士恆 也許到花園去了罷，今天晚上月色頂好的。

蘇菲 讓我去找他們！（急忙從左下。）

萬士恆 她幹嗎這樣忙着要找薩麗？

郭太太 她那裏是找薩麗？她明明是找王煥章！這個小東西，就是喜歡王煥章，我老早就看在那眼裏了！

萬士恆 蘇菲喜歡王煥章嗎？我還以為薩麗喜歡王煥章呢！剛纔我看見王煥章老同薩麗講話，後來又找她跳舞，跳舞的時候，那一種親密勁！

郭太太 你說錯了，不是薩麗喜歡王煥章，是王煥章喜歡薩麗。其實薩麗爲人並不糊塗，她同她丈夫感情也不錯。說良心話，一個女人，能夠嫁上劉玉彪那樣一個丈夫，風頭也算出夠了，還不心滿意足？不過薩麗有一點小孩子脾氣，老喜歡逗着男人玩，尤其是年青的小孩子。兩年前在南京，有一個中學生發狂地愛上了她，常常到她家裏來，薩麗

也不拒絕他，也不真心愛他，這樣不到三個月，這個可憐的小孩子就病倒醫院，再一個月就死了！

萬士恆 什麼？難道就是因為愛薩麗死的？

郭太太 雖然不完全因為愛薩麗，他的死，薩麗至少要負大部分的責任。這個小孩子本來就有

肺病，薩麗老是若即若離地逗着他玩，當然就是他的催命鬼了！

萬士恆 薩麗這樣行爲，未免太不成話了！

郭太太 這有什麼成話不成話？我們作女人的人那一個沒有虛榮心？那一個不喜歡別人看得起她？尤其是帶一點歲數的女子，遇着一位天真爛漫的青年，心地那樣純潔，態度那樣光明，感情那樣熱烈，誰忍得起心不理他？就算明明知道自己的地位身分名譽沒有改變的可能，然而有了這種機會，心裏也未嘗不感覺一種勝利的快樂。所以在沒有什麼大害處的條件之下，很多女人都喜歡逢場作戲呢。

萬士恆 但是這可不是兒戲的事情！

郭太太 當然不是。拿愛情來兒戲，就像小孩子玩火一樣，稍爲不小心，就要燒着手，有時不

但燒手，簡直連房子連性命都要葬送在裏邊。在南京薩麗把那個小孩子弄死，已經夠糟了，我也曾經勸過薩麗，可是薩麗一點也不追悔，反而得意地說：「世界上有一個女人能夠真正叫男子犧牲性命來爲她？」

萬士恆 我希望王煥章不像南京那位中學生那樣傻！
郭太太 世界上的事體很難說，也許不會，也許更糟。

萬士恆 爲什麼？

郭太太 因爲王煥章一樣地年青，而且比那一位似乎還更有感情。不過目前沒有多大關係。現在最有關係的就是我要問你的一句話——

（王煥章從右入。）

王煥章 郭太太！萬先生！對不起！我找一個人。

郭太太 是不是找劉太太？

王煥章 對了。……不過……也沒有什麼。

郭太太 剛纔蘇菲小姐也找她，我還以爲你們倆人在花園呢。

王煥章 沒有。……真正沒有。這到沒有什麼關係。蘇菲小姐到那兒去了？到花園去了嗎？

萬士恆 剛纔去不一會。

王煥章 那麼讓我去找蘇菲小姐。音樂太好了，我想找她跳舞。郭太太你爲什麼不跳舞？

郭太太 剛纔跳一會就累了，那裏比得上你們年青人？

王煥章 可是，郭太太，你的年紀並不老呢！（調皮）你的衣服也很漂亮！

郭太太 哈哈！你這一類的話，應當拿去對找的兩位姪女說！

王煥章 對你說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只要萬先生不介意！再見！（從左出。）

郭太太 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

萬士恆 我覺得他頂可憐的！其實蘇菲小姐，聰明美貌，同他簡直天生一對。不知道他爲什麼不愛她，偏偏要去追求一個結了婚的女人？

郭太太 這就是年青人可愛的地方了。他們總是那樣理想。他們對於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沒有盤算考慮；因爲他們自己光明，所以希望世界上一切都光明；他們要求美滿的社會，美滿的國家，美滿的愛情，美滿的人生；這一種精神，最感動人！我平常最喜歡空軍的人，因爲他們大多數都年青，都抱理想主義。

萬士恆 郭太太，你也年青，你的理想也不少呢！

郭太太 你這樣講，當然我心裏很快活，但是這也不過是自己騙自己。從前年青的時候，我的確也有許多的理想，現在心境已經不同了。第一個不同，就是我看事情太清楚，一清楚就不能發生熱烈的感情，沒有熱烈的感情，就不能犧牲一切。我爲了過去的丈夫，曾經脫離家庭，逃到上海，受盡人生一切的痛苦，我心中沒有半點失望難受。現在假如再有這樣情形，我也許不願意像從前那樣受苦了。

萬士恆 現在我相信，你就要想受苦，也沒有機會，因爲我決不讓你去受苦。

郭太太 你相信你有這個本事嗎？

萬士恆 我不但有這個本事，而且有這個決心！

郭太太 那麼我剛纔要同你商量的事體不必再商量了。

萬士恆 什麼事體？

郭太太 就是問你有沒有決心！

萬士恆 當然有。自從我第一次在李萬鐘家裏會見你的時候，已經就下定決心了。

郭太太 那不是三個月以前嗎？

萬士恆 今天剛好三個月零十二天！

郭太太 那麼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

萬士恆 關於這一類的事情，單方面的決心是不行的。

郭太太 只要你有決心，我想信我也有決心！

萬士恆 那麼你的證據呢？

郭太太 什麼證據？

萬士恆 就是——（萬士恆欲吻郭太太，劉玉彪王煥然入，郭萬急分開。）

劉玉彪 呵，姑母在這兒！

王煥然 萬先生！郭太太！

劉玉彪 姑母爲什麼不去跳舞呢？

郭太太 我同萬先生在這兒休息了一會，正預備要去跳舞。好，回頭見！

劉玉彪 回頭見！（王鞠躬，郭偕萬出。）

王煥然 玉彪，你看見沒有？照剛纔這一種形勢，恐怕你的姑母，已經有百分之九十不姓郭了！

劉玉彪 這樣也好。姑母真是世界上最有智識最明白事體的女子，處着她現在的地位，沒有兒女，沒有束縛，能夠得着萬先生這樣一位聰明誠實的人，同她結婚，當然是很美滿的事。

王煥然 剛纔你說得到什麼新的消息嗎？

劉玉彪 最近我們探聽出了許多祕密的軍事消息。最重要的就是日軍在中國各處飛機場和軍火庫的地點。所以最近我們空軍要大舉轟炸，破壞他們各種軍事的設備。

王煥然 這纔妙呢！

劉玉彪 當然有些地方，他們根本沒有防備，我們只消派轟炸機去，出其不意，就可以成功。

但是有兩處最重要的地方，是日本台兒莊軍隊的生命線，他們都預備得有戰鬥機高射礮保護，我們如過要去轟炸，一定得有最好的戰鬥機戰鬥員保護前去。我們一方面要用戰鬥機去牽掣他們的飛機，一方面再用轟炸機去乘機投彈。因為我們的飛機數量有限，所以我們的戰鬥員一定要是我們的精銳，纔能完成使命。這當然是很危險的事

情，同時也很是偉大的事情。因為假如我們能夠把這兩個重要地方破壞，我們的軍隊立刻就可以乘敵人沒有接濟的時候，大舉反攻，台兒莊的敵人，是容易殲滅的。

王煥然 這個消息真令人興奮。玉彪等命令下來的時候，我希望你讓我去擔當這一件偉大的工作。

劉玉彪 我心裏早就想到你了，所以我願意先同你談一談。我想預定幾位技術最精勇氣最大的戰鬥員呈報上去，將來得到命令，直接叫這幾人立刻出發，我已經把你、我、和柳正明、趙叔謙、張又全、謝啓予、葉崇武七人的名字報上去了。

王煥然 謝謝你！玉彪！你真夠得上朋友！你知道，爲了國家，任何犧牲我都不辭的。

劉玉彪 這我當然知道，不用說了。

王煥然 但是，玉彪，你千萬不可以把這個消息告訴我的煥章弟弟。他還沒有多少戰鬥經驗，他要是加入這一個戰爭，不但自己白犧牲，而且要破壞工作。

劉玉彪 煥然，你太過慮了，這樣重大的事體，我那裏能夠付託一位沒有經驗的人，並且這根本也不是高級長官的意思。

王煥然 不是我太過慮，是因爲我太愛他。並且我知道他的性情，假如他曉得，他一定會用種種方法來勉強你派他去的。

劉玉彪 你放心好了，我定規不讓他知道，就是知道我也一定不派他去！

王煥然 (與劉握手) 謝謝你！

劉玉彪 煥然，我還有件事體——(外面有笑聲) 那兒有人來了，我們到花園涼亭上去談罷。

(兩人出，石蘊華與廉若川入。)

石蘊華 讓我在這兒休息一會，真把我累死了！

(石坐沙發，廉隨手將石的小傘，放在椅邊，不穩，倒在地上。)

廉若川 這個地方倒不錯！

(發現小傘在地上，起來拾起，生氣。)

你這個人真正不堪教育！我已經告訴過你幾

百遍，我的小傘不能夠隨隨便便放在地上。你看！我的新傘又弄髒了！

(拍拍灰，放在桌上。)

廉若川 真正對不起！真正對不起！

石蘊華 你這個沒有趣味的人！除了「真正對不起」，你沒有旁的話說嗎？過來。(廉過來。)

坐下。(廉坐下。)

讓我問你！

廉若川 你要問什麼？

石蘊華 假如你陪着你的太太出來玩，你把她漂亮的傘，也放在地上，你想她會不會生氣？

廉若川 我想她不會的。

石蘊華 爲什麼？

廉若川 因爲她頂老實的。

石蘊華 這樣說來，我就不老實了，當然沒有你的太太好了，是不是？

廉若川 不是，不是！我的太太怎麼能夠同你比？那真是地同天比呢！

石蘊華 你的太太有那點不好呢？

廉若川 她爲人到沒有什麼，就是太肥胖一點！

石蘊華 哈，哈！連一位胖太太都消受不起！

廉若川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石蘊華 哈，哈！我看你沒有辦法的事情很多呢！我問你，現在抗戰需要宣傳，你爲什麼不辦

個刊物來鼓吹鼓吹呢！

廉若川 刊物我早就想辦了，不過我自己這幾年來一天到晚政治活動，早就沒有作學問，現在提筆也寫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文章來。假如有石女士這樣大文學家加入，自然我可以立刻辦。

石蘊華 其實我也不懂什麼文學，不過比一般時下的作家稍爲寫的好一點就是了。我最喜歡寫小品文，因爲我覺得這個東西，寫起來最容易而且寫得最好，我的天才大概就在這個地方罷。

廉若川 現在抗戰的時候，戲劇最時髦，女士爲什麼不寫戲劇呢？

石蘊華 我也未嘗不可以寫，以前我也寫過，不過近來我對這個玩意沒有什麼興趣了。我到很願意作一個戲劇批評家。

廉若川 女士對於最近漢口公演的幾個戲劇有什麼批評？

石蘊華 唉，沒有一個好的！因為演戲的人大都是南方人，不會講國語，沒有國語，你想還有什麼戲呢？

廉若川 女士國語說得這樣好，為什麼自己不登臺表演呢？

石蘊華 這未免太笑話了！我在文學界這樣有地位的人，還能夠去作那樣下流的工作？

廉若川 當然，當然！真正對不起！真正對不起！戲劇真是太下流了，女士當然不能去，是的，女士當然不能去！可是剛纔女士當場誦讀那一首贊美空軍的詩，作得太好了！

石蘊華 這也不過是雕蟲小技，那裏能夠表現我真正的偉大？

廉若川 是的，是的！真正對不起！真正對不起！

石蘊華 你這個可憐蟲，你幹嗎老講「真正對不起」？

廉若川 真正對不起！真正——

石蘊華 得了罷！我看真正對不起你的人，應該是劉玉彪，他從來沒有對你表示一點尊重，爲什麼你老要低聲下氣去同他要好？

廉若川 這有政治作用的，我不能不同他來往。

石蘊華 我也不懂你什麼政治作用，我常常看見你受他的氣，我替你不平，但是你又老要親近他。

廉若川 暫時受氣不要緊，不久我就可以報仇的！

石蘊華 好了，好了！像你這樣的人，還講報什麼仇？我們還是去跳舞罷。多跳一點舞，也許可以增加我一點靈感，回頭又可以寫一篇小品文。唉！（一面走一面說）中國的文壇，真是太荒涼貧弱了。一個國家沒有文學，怎樣能成？這豈不是大笑話！（同出。）

（王煥章同蘇菲從左入。）

蘇菲 花園裏月光頂美的，爲什麼你一定要把我拉到這兒來呢？

王煥章 你不知道。剛纔我遠遠看見涼亭上有兩個人影，好像我哥哥同大隊長一樣，你還要向涼亭走，所以我趕快把你拉轉來。

蘇菲 我就喜歡今天晚上的月光，外面的景象真美！

王煥章 （走至蘇菲後望窗外。）對了，你看江上那些船，披着滿身的月色，多有風味！

蘇菲 還有對面的黃鶴樓，矗立在閃爍的江水上！煥章，你還記得上一次我們倆人在黃鶴樓上喝茶嗎？那一天晚上也是這樣美的月色，我們到十點半纔坐輪渡回來。

王煥章 那是我們倆人第一次會面，不是嗎？

蘇菲 是的。記得我第一次會見你，我就覺得你對我很好。

王煥章 你知道我從前有一個小妹妹嗎？我同她感情頂好的，後來她十二歲就死了。我第一次會見你，我不知不覺把你當作我的妹妹，像我從前愛她一樣地愛你！

蘇菲 煥章，你看黃鶴樓左邊那一顆最明亮的星多好看！

王煥章 太明亮了，看着到令人不舒服！

蘇菲 誰說不舒服？我就喜歡看頂明亮的星！煥章，你要喜歡牠，你一定要喜歡牠，因為牠就是我的星！

王煥章 那麼我的星又是那一個呢？

蘇菲 是黃鶴樓右邊的一個。

王煥章 不是，不是！我不喜歡那一顆星，太明亮而且隔你的星太遠了。

蘇菲 那麼你的星到底是那一個呢？

王煥章 就在你的星旁邊那一個。

蘇菲 那一個？

王煥章 那兒！左邊……再左一點……對了。

蘇菲 這個星不好，看着令人發生一種淒涼的滋味！

王煥章 你難道不知道我的心常常都是淒涼的嗎？

蘇菲 爲什麼？

王煥章 難說！（走開。）

蘇菲 煥章，你應該告訴我，你到底有什麼心事？我看你近來常常愁眉不展，有兩次我發現你一個人在嘆氣，到底是爲什麼？

王煥章 沒有什麼？蘇菲，我覺得人生真是太痛苦了！

蘇菲 有什麼痛苦？

王煥章 因爲人生就是衝突，衝突就是痛苦。個人和個人。國家和國家，內心和外物，無時無地不留下痛苦的種子。這個世界，不是理想的世界！我只想推翻牠，毀滅牠！

蘇菲 這也完全在個人的看法，我腦子裏從來就沒有這一種思想。

王煥章 因爲你年紀還小，再大一點你就知道了。

蘇菲 我不相信我年齡還小。我今年已經十七歲了。旁人年齡比我大的人也不見得個個都像你那樣悲觀。並且我根本不明白，你既然對人生這樣悲觀，爲什麼還要加入空軍，而且一天到晚都着急地要去打仗呢？

王煥章 我的悲觀和旁人的悲觀不同。別人的悲觀，是個人方面的悲觀，我的悲觀是對整個世界的悲觀。我覺得整個人生世界是沒有辦法的，但是個人生活方面，到是比較容易解決。人生世界要怎樣改造，纔能夠達到我們的理想，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辦得到的。

而且恐怕是永遠也辦不到的。至於個人方面，只要認定一件工作，拚命幹下去，精神上立刻就可以得一種安慰。工作裏面，最能夠令人忘掉一切的，莫過於戰爭。我近來心境不寧，一刻也不能忍耐！我只想去找仗，只可惜大隊長總不讓我去，我要求了幾次，他都不肯！

蘇 菲 煥章，你不要着急，你應當安靜一點。

王煥章 假如我安靜得了，我還不安靜嗎？我心裏難受得利害！

蘇 菲 爲什麼這樣利害呢？

王煥章 你不知道！

蘇 菲 也許我不知道，也許我知道一點！

王煥章 你知道什麼？

蘇 菲 你不要以爲我是瞎子。我看你近來對我的態度和對別人的態度，我早就猜出八九分
了！

王煥章 你高興瞎猜，隨你的便！

蘇 菲 呵，煥章，你不能這樣對待我！你不記得你從前對我說的話嗎？你不是說過你愛我嗎？爲什麼現在你又這個樣子？

王煥章 是的，我說過我愛你，但是我愛你像愛我的妹妹一樣。你的年紀還青，旁的問題，

你還談不上，談出來你也不懂！

蘇菲 你老是說我年青，試問你的年齡又有多大？我今年十七歲，你今年也不過十九歲。我談不上，我不懂，難道你又談得上你又懂嗎？

王煥章 至少比你多懂一點！

蘇菲 煥章，你太不成話了！

王煥章 （上前安慰）蘇菲，不要哭！

蘇菲 你讓我哭死好了！

王煥章 不要哭，你看你把粉都哭花了，回頭別人看見多難看！

蘇菲 我不管！

王煥章 何必呢！我對你不是頂好的嗎？我近來心境也太不快活了。有時我心裏簡直像油煎一樣。我現在別的不希望什麼，我只希望在最近的將來，同日本人打一仗，讓我打死幾個日本人。然後再讓我的飛機被日本飛機打下來，飛機全部着火，連我的骨頭都燒成灰燼，這樣，我一切的痛苦都解除了！

蘇菲 煥章，不要講這些不吉利的話！我愛你，我不要你死，死是可怕的！

王煥章 死有什麼可怕？與其活着受罪，還不如死了好些！

蘇菲 煥章，你爲什麼老講你活着受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王煥章 一個人心裏的痛苦，沒有法子告訴別人，別人也沒有法子了解他！

蘇 菲 難道我也不了解你嗎？

王煥章 你當然不能了解我，因為你年紀還青。

蘇 菲 你又說我年紀青，真正豈有此理！

王煥章 你還是一個小孩子，你知道什麼？

蘇 菲 好，好，好！就算我是一個小孩子，請你從今以後不要再理我了！

王煥章 假如你願意，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蘇 菲 呵，煥章，你這種話太令人傷心了！

王煥章 那麼就請你以後把我忘記了罷。

蘇 菲 (怒) 你以為這樣輕輕易易就把我摔掉了嗎？沒有這樣容易的事！你以為我不知道

你爲什麼對我改變態度嗎？我早就知道了！

王煥章 你知道什麼？

蘇 菲 我知道你愛我薩麗姐姐，不愛我！你瞧着罷！看你以後有沒有好結果！

(一趨衝出，正遇薩麗進來。)

薩 麗 蘇菲，什麼事？

蘇 菲 沒有什麼？那兒有人等着你呢！(哭出)

薩麗 煥章，你剛纔又同蘇菲吵嘴嗎？你們真是一對活冤家！一會吵架，一會又親愛。真是兩個小孩子！

王煥章 蘇菲也許是一個小孩子，我可早不是了！

薩麗 哈哈！這樣說來，你已經是大人了！

王煥章 當然是大人，誰說我不是？

薩麗 好極了！你既然是大人，你就應該作一點大人的事。我現在口渴極了，請你去替我倒一杯茶來。

王煥章 （倒茶與薩麗。）

薩麗 煥章，告訴我，你幹嗎老同蘇菲吵架？

王煥章 因為我並不愛她，她死死地要追我！

薩麗 你爲什麼不愛她呢？她不是一個頂可愛的女孩子嗎？年青，漂亮，誠懇，無論那一方面都可愛。

王煥章 蘇菲到的確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就是太年青。

薩麗 年青有什麼不好？

王煥章 年青就不懂愛情，也沒有資格講愛情。

薩麗 那麼誰有資格呢？

王煥章 你就有資格。

薩麗 哈，哈，哈！煥章，你真會拿我開玩笑，像我這樣老的女人，還有什麼人要我？

王煥章 我決不是拿你開玩笑，我已經告訴過你好多次了。世界上最愛的就是你，今生今世，我決不能再愛第二個人！

薩麗 你這種話，不是騙人的嗎？

王煥章 當然不是。你不信我可以起誓。假如我不是真心愛你——

薩麗 不必來這一套，太肉麻！

王煥章 那麼你要我怎麼樣呢？

薩麗 我要你從今以後，規規矩矩地對我，不要再同我講什麼愛情不愛情。

王煥章 這絕對辦不到！

薩麗 煥章，你仔細想想，我已經是一個結了婚的女人。年齡也大了，樣子也醜了，就好像演一場五幕劇，我的第三幕已經演完，頂點已經過去，以後的問題，只是怎樣在最後兩幕，把這一場戲，圓滿結束。你想還有什麼趣味可言？

王煥章 不，不！薩麗，你的第三幕還沒有演完，你現在演的正是第一幕。

薩麗 就算我們現在正在演第一幕罷。但是像你這樣一位少年英武的飛將軍，卻偏偏找了我這樣一個又老又醜的女配角。你想能夠滿意嗎？我看我們兩人的戲最好趕快收場，要

不然一會觀衆大夥都走了，我們的戲又演給誰看呢？

王煥章 薩麗，你的話講的真漂亮？我愛你就愛在這種地方。像這樣有味的話，蘇菲那樣年青的女孩子，一輩子也想不出來。

薩麗 得了罷！不要再稱贊我了！我想我們的滑稽戲也可以不必演了！讓我們到後臺去休息休息，好不好？

（起身欲出。）

王煥章 不行，不行！薩麗你不能走！我還有許多話要同你說。

薩麗 你還有許多話嗎？這可真麻煩！

王煥章 呵，薩麗，請你不要再嘲笑我！你只要知道我的心！

薩麗 你的心在你的腔子裏，我怎麼知道？

王煥章 我可以剖開來給你看！

薩麗 煥章，千萬不要這樣！這個事太危險！萬一剖心的時候不小心，血流出來，把美麗的地毯打髒，豈不太可惜了嗎？

王煥章 薩麗，我真把你沒有辦法！你太會講話了！不過無論你怎麼樣說，我始終是愛你的，你是我世界上最心愛的女人！

薩麗 「世界上最心愛的女人」，這個漂亮的稱呼，我可當不起！請你還是拿去送給別人

罷。即如石蘊華女士，我們的女文學家，他就最喜歡這一套，你幹嗎不去找她呢？

王煥章 這種俗不可耐的東西，那裏配談什麼文學？

薩麗 配不配談文學，到沒有什麼關係。現在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請你以後不要再這樣追逐我。剛纔跳舞的時候，你那個樣子太引人注意了。我簡直沒有辦法，我只有躲開你。

王煥章 哦，原來你是故意躲開我的嗎？我到處找不着你，真把我急死了！

薩麗 可是你還活着呢！

王煥章 呵，薩麗，不要再嘲笑我了！近來我精神上痛苦已極，晝日夜晚，都渴想你來安慰我。我也知道，處着你我的地位，我不能作任何過分的要求，但是難道我們不能作一對精神上的伴侶嗎？

薩麗 「精神上的伴侶」，這個名詞，美極了！煥章，我想你不應當學航空，你應當學文學，也許中國還可以多一位得諾貝爾獎金的文學家呢！

王煥章 薩麗，你不能再這樣對付我！今天晚上，我一定要你答應我——不要再同我開玩笑——誠懇懇的答應我，你願意作我精神上的伴侶嗎？

薩麗 你說「精神上的伴侶」，到底是什麼意思？

王煥章 我的意思就是「柏拉圖式的戀愛」。

薩麗 得了罷，你越說我越不明白！

王煥章 你一定明白。薩麗，你答應我嗎？

薩麗 我不知道！

王煥章 薩麗，答應我！答應我！只要你答應，我一切的痛苦都解除了！（痛苦已極。）

薩麗 只要能解除你一切的痛苦，我也許可以答應你。

王煥章 呵，薩麗，謝謝你！謝謝你！

（狂喜上前抱她，欲吻她，薩麗撐拒。劉玉彪同王煥然自左出，劉見狀大怒，厲聲。）

劉玉彪 薩麗！（兩人急分開，劉王上前。）這是什麼意思？

薩麗 玉彪，這不過是開玩笑的事情！

劉玉彪 哼！這一個玩笑，未免開得太利害一點罷！（轉身突抓王煥章。）你這個小東西！你
胆敢——（柳正明入，大聲叫「報告」。）

柳正明 報告大隊長！（劉放王煥章。）有急緊命令！

（劉拆命令，很快看完。）

劉玉彪 正明，你立刻把趙叔謙、張又全、謝啓予、葉崇武四人，請到這兒來，你也來，我有
話講！

柳正明 是！（出。）

劉玉彪（對薩麗王煥章）你們兩人立刻出去！現在有緊急的公事。我們私人的賬，以後再算好了！

薩麗 玉彪，你要出發嗎？

劉玉彪 你不管着！

（薩麗氣憤回身出，王煥章無法，亦隨出。）

劉玉彪 煥然，好極了！剛纔我同你談的日本兩個最重要的軍事設備，已經探訪出一個。半點鐘後，我們空軍立刻就要前去轟炸，咱們這兒要派六架戰鬥機保護前去。

王煥然 好極了！由誰率領去呢？

劉玉彪 由我率領去。

王煥然 你是鐵鷹隊的大隊長，爲什麼派你去不派我去呢？

劉玉彪 這是上級的命令。我去後，由你代行職務。

（把命令給王煥然。）

王煥然 既然這樣，我祝你成功！

（兩人握手。柳正明、趙叔謙、張又全、謝啓予、葉崇武五人上。）

劉玉彪 諸位同志！現在奉了上級緊急命令，命劉玉彪、柳正明、趙叔謙、張又全、謝啓予、葉崇武六人，今晚十點四十五分，保護轟炸機前往日軍陣地轟炸。現在是十點二十一

分，我們還有二十四分鐘回飛機場準備一切。出發地點，臨時再爲宣佈！諸位同志！我們鐵鷹隊，是民國二十年由大隊長劉玉彪創立的，牠有最光榮的歷史。希望諸位這一次出發，假如不能夠增加牠光榮的歷史，至少也應該保持牠光榮的歷史。現在請諸位立刻出發！

（全體不動。幕。）



第二幕

劉玉彪大隊長家客廳。正中有窗戶，右有門通內室，左有門通外室，時間當天晚上三點鐘。

幕開時萬士恆在屋中走來走去，一會望窗外，一會坐下抽煙，郭太太進來。

郭太太 士恆，你等久了嗎？

萬士恆 薩麗現在怎麼樣了？

郭太太 剛纔給了她一杯白蘭地喝，讓她躺下，精神已經恢復了好些，現在只是一陣一陣地叫心裏難過。我叫蘇菲陪着她，我怕你等得太久不放心，所以出來瞧瞧你。

萬士恆 我到底不明白，剛纔她爲什麼忽然昏倒了？

郭太太 我也不大清楚。不過看剛纔她那一種神氣，恐怕薩麗同玉彪鬧了什麼別扭，因爲玉彪出去的時候，大家正圍着薩麗，玉彪明明知道她昏倒，但是看都不看她一眼，頭也不回，一直就走出去了。

萬士恆 對了，我越想越對。玉彪出去的時候，確是滿面怒容。說不定王煥章追薩麗的事情，被玉彪知道了。

郭太太 玉彪平素爲人是很大方的。結婚五年，薩麗的脾氣，和對他的愛情，他早就熟悉。平常薩麗和他的朋友們談笑，跳舞，遊玩，他從來沒有一點嫉妒心。這一次假如他真是這樣生氣，恐怕不僅止知道王煥章追她，說不定他還撞見了什麼。

萬士恆 難道你說薩麗和王煥章還會——

郭太太 當然不至於那樣壞，薩麗根本也不是那樣的人。但是年青人始終是年青人，有時說不定表示太過分一點。

萬士恆 你的意思是說——

郭太太 我的意思是——你當然知道。

萬士恆 我不很清楚。

郭太太 我的意思是說，就像剛纔你對我發狂那個樣子。

萬士恆 哈哈！這也難怪。連我老頭子都免不掉，何況王煥章那樣的年青小夥子？不過，你以爲王煥章剛纔對薩麗這種舉動，被玉彪撞見了嗎？

郭太太 我當然不敢一定，不過看情形有點像，要不然爲什麼薩麗會昏倒呢。爲什麼玉彪會生氣，走的時候一眼都不看薩麗呢？並且我還有一個證明。

萬士恆 什麼證明？

郭太太 剛纔薩麗醒過來的時候就哭了。

萬士恆 她哭了嗎？當着那樣多人？

郭太太 當然沒有大聲哭，我扶着她，我知道她在哭。後來我把她攙上車，她頭倒在我懷裏，一直哭到家。

萬士恆 你同蘇菲扶她上車以後，我也隨着坐車跟來，因為我怕你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忙。

郭太太 你對我太好了！但是我問你，剛纔你看見王煥章沒有？

萬士恆 不但看見，我還同他講了話。

郭太太 講了些什麼？

萬士恆 他看見薩麗昏倒，急忙趕上來，但是他哥哥同玉彪正從客廳走出，立刻招呼他一塊兒走。走的時候，他偷偷地告訴我，叫我留心薩麗，並且告訴薩麗，他回頭就要來看她。

郭太太 他居然這樣對你說嗎？

萬士恆 我想他那時很不放心薩麗，急得沒有辦法，所以就這樣對我說了。我奇怪，玉彪到底有什麼事情，那樣匆匆忙忙地出去，而且到現在還不回來。

郭太太 薩麗對我說，軍事最高機關有緊急命令來，恐怕是調出去打仗。

萬士恆 要是調出去打仗，那就更奇怪了。玉彪同薩麗平常感情那樣好，要出去打仗，又看見她昏倒，連頭也不回，話也不講一句，這豈不是太奇怪了嗎？他怎麼能夠這樣狠心？

郭太太 男人都是這樣。同你感情好的時候，事事體貼。同你感情壞的時候，恨不得一脚把你踢開！誰還管你昏倒不昏倒呢？依我看，世界上的男人，個個都狠心！

萬士恆 你這句話說錯了，我就不是這樣的男人。

郭太太 是不是現在我還不知道！

萬士恆 阿麗思，現在你還不相信我嗎？

郭太太 現在還不到時候。而且我想，你也許現在還不應當叫我阿麗思！

萬士恆 不行，不行！我現在就得叫你阿麗思！你現在就得相信我！（上前去抱她）

郭太太 （推開。）你又發狂了，是不是？

（門開，蘇菲入。）

蘇菲 呵，萬先生！什麼時候來的？

萬士恆 剛一會。我怕劉太太不舒服，劉先生又不在家，你們也許需要我幫忙。

蘇菲 謝謝萬先生！

郭太太 薩麗好些沒有？

蘇菲 現在很好了。她本來就沒有什麼，躺一會精神就恢復了。她現在就是不放心姐夫，不知道爲什麼姐夫現在還不回來。薩麗說他是出去打仗，我們都很擔心。

郭太太 （回頭對萬士恆。）士恆，現在這兒沒有什麼了，你趕快出去打聽玉彪的下落，有什

麼消息，立刻回來告訴我。

萬士恆 好的，好的！我立刻就去！（起身。）

蘇 菲 又要麻煩萬先生！

萬士恆 這算什麼。我們都不是（看郭太太一眼）自家人一樣嗎？再見！

蘇 菲 再見！

郭太太 快一點回來！

萬士恆 好的，好的！（匆匆出。）

蘇 菲 姑母，你真利害！

郭太太 傻丫頭！我有什麼利害？

蘇 菲 你看萬先生對你多好！你叫他作什麼他就作什麼！他簡直是你最忠心的奴隸！

郭太太 這有什麼奇怪？男人本來就是女人的奴隸。

蘇 菲 是嗎？我看女人纔是男人的奴隸呢。

郭太太 奴隸和主人的分別，完全看誰的手段利害一點。

蘇 菲 姑母，你說得不對。男女間應當講愛情，不應當講手段。

郭太太 哈哈！這真是小孩子講的話！男女間的關係，根本就是一種對敵的關係，男女的交際，實際上是一種戰爭。什麼花兒月兒，戀愛感情，良心責任，靠得住靠不住，離得

開離不開，那一類的話，完全是騙人的話。其實彼此心裏，時時刻刻都在想把對方征服，讓他永遠作我的奴隸，我可以對他永遠享受一切的自由。

蘇菲 姑母，你把男女的關係，說得太難聽了！我認爲世界人生最美麗的就是無所爲而爲的愛情，要是有一絲一毫的虛僞，愛情根本上就沒有存在的餘地，世界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

郭太太 像你這樣天真爛漫的觀念，二十年以前，我嘴裏是這樣講，心裏也這樣想。但是後來我上了許多當，吃了許多虧，我纔知道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漸漸我變聰明了。我心裏明白，男人就是賤貨，你越是抬舉他，他越是驕傲，你越是壓迫他，他越是服從。世界上的男人，沒有一個不願意作女人的奴隸，而且不作奴隸，他心裏永遠不舒服。但是世界上的女人，總是死心眼，要想把男人的地位提高，結果男人不受擡舉，反而怨恨女人，討厭女人，你想這多麼冤！

蘇菲 姑母，你這些話，令人難信！難道世界上的男子，真是像你所說的那樣下賤嗎？

郭太太 現在你還年青，生活上的經驗豐富一點，你就知道了。

蘇菲 生活上的經驗，我雖然不多，已經夠我受了！姑母，假如你愛上了一個男人，他不理你，你怎麼辦？

郭太太 這還不簡單，你也不理他就得了。

蘇 菲 那不是就完了嗎？

郭太太 那兒就會完？只要你不理他，他立刻就會理你。

蘇 菲 真的嗎？

郭太太 當然是真的。你要知道，一個男人不理你，就是因爲你理他太多，假如你能夠斬釘截鐵地不理他，他立刻就受不了，立刻就要來理你。

蘇 菲 這句話倒有點道理，但是我還不很明白。

郭太太 傻孩子！這有什麼難明白？人生的事情，就是這樣。只有最辛苦得來的東西，纔是最心愛的東西。一個男人要發狂地心愛一個女子，一定是這一個女子很不容易得到。如果沒有什麼困難，那麼他又何必苦苦來追求你呢？社會上我們常常聽說一個男人追求別人的太太，從來沒有聽說他追求他自己的太太。只聽說一個男人追求一個不愛他的女人，從來沒有聽說追求一個已經愛了他的女人。假如一個女人作了別人的愛人，作了別人的太太，還想要保持這一個男人對她的愛，她必須要時時刻刻，對男人保持相當的距離，不然是沒有希望的。

蘇 菲 我明白了。但是我始終覺得像這一種虛偽的態度，就算能夠成功，也沒有什麼意思。

郭太太 你要怎麼樣纔有意思呢？

蘇 菲 我要彼此以誠相見，我要真心！

郭太太 真心！你在那兒去找？這一個世界，是一個最殘酷不過的世界。你看日本人那樣欺負中國人，還要滿口的仁義道德，你能說他們有半點真心嗎？男女間的關係，也是一樣，你不欺負人，人就欺負你。你現在年青美貌，不趁這個時候欺負欺負人，以後年老色衰想欺負人也沒有辦法了。

蘇菲 姑母，不要講了，講得人難過！我根本不想欺負人，我寧肯受別人欺負都可以！你真傻！你這樣作，爲的是什麼？還不是爲着要別人愛你嗎？但是你的行動，剛好背道而馳。卽如王煥章，我早知道你愛他了。你對他那樣好，但是他對你怎麼樣？同時你的姐姐那樣不理他，他卻發狂地追求她。你想：男人是不是賤貨？你自己的愛人，你不用手段抓住，要讓他三心二意。今天晚上，好像就是因爲這一種關係，弄下了天大一場風波。你想：剛纔你姐夫出門的時候那種樣子，你總應該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這完全因爲你只講真心，不講手段的原故。

蘇菲 姑母你是說——

（門開，僕人王興上。）

王興 郭太太，王煥章先生來了。

郭太太 請他進來。

王興 是！（出。）

郭太太 好了！現在他來了！你何妨換一個方法來對付他，看結果怎麼樣？（走至門首。）記着，蘇菲，你姐夫和你姐姐家庭的幸福，能否維持，完全看你能不能夠抓住你心愛的男子！（出。）

（蘇菲坐立不安，一會王煥章入。）

王煥章 呵，蘇菲，原來你一個人在這兒嗎？這太好了！

（蘇菲看他一眼，回頭不答。）

王煥章 這樣夜深，你還沒有睡嗎？

（蘇菲仍不答，頭也不回。）

王煥章 你姐姐現在怎麼樣？

蘇 菲 謝謝你的關心，她已經好了。

（起身出門，王煥章攔住她。）

王煥章 蘇菲！

蘇 菲 不要擋住我，讓我走！

王煥章 蘇菲，不要走，我有話要給你說！

蘇 菲 你去對別人說好了，我不配！

王煥章 蘇菲，你不明白！

蘇菲 我太明白了！

王煥章 蘇菲，我也知道你爲什麼這樣生氣，你生氣是應該的。我真是對不起你！你拿那樣的熱情來對付我，我卻糊裏糊塗一點也不知道感激。現在我心裏說不出來的失悔。蘇菲，你能夠原諒我嗎？

蘇菲 我原諒你嗎？王先生，對不起！恐怕你找錯了人罷！

王煥章 蘇菲，不要生氣！一切都是我的錯！特別是剛纔我同我哥哥談了以後，我回想起過去一切，我覺悟我的行爲是不正當的，我的態度是不應當的。特別是對於你，我的良心，熱烈地責備我自己，所以雖然夜深，我一刻也不能忍耐，一定要到你這兒來。一來探聽你姐姐的消息，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來向你解釋一切。

蘇菲 我不相信，還有什麼可以解釋的。你剛纔不是要同我斷絕嗎？既然斷絕了，還解釋什麼？

王煥章 剛纔我的話說錯了，我那裏能夠同你斷絕？我惟一心愛的人就是你，要沒有你，我簡直不能生活！

蘇菲 哈哈！我親愛的王先生！你未免太滑稽了！你也許多喝了幾杯酒，兩眼昏花，認不清楚人。你最親愛的人，現在根本就不在這兒。好在她雖然還躺在床上。精神已經完全恢復，一會也許就可以出來見你。現在王先生也許願意我去請她出來嗎？

王煥章 呵，蘇菲，不要這樣挖苦我了罷！你說這種話，真好像用刀子挖我的心！我以前一切的行動，完全是小孩子的行動。可是在這兩個鐘頭中間，我已經變了！我已經完全變了，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

蘇 菲 你不是小孩子，我纔是小孩子，對不對？

王煥章 不是這樣講的！以前一切事體，完全怪我糊塗。我仔細想來！你素來對我就很好，同時我也是很心愛你的。

蘇 菲 愛我像愛你的小妹妹一樣，是不是？

王煥章 不是，不是，絕對不是！我是講——

蘇 菲 不要講了罷！關於這種問題，我完全談不上，談出來我也不懂！

王煥章 你當然懂，誰說你不懂？

蘇 菲 就是你說我不懂！你忘記了兩點鐘以前你講的話嗎？

王煥章 這是我說錯了，請你原諒！

蘇 菲 這件事情不是原諒不原諒的問題，是懂不懂的問題！

王煥章 蘇菲，得了罷！不要再生氣了！讓我們像從前一樣的相愛！好不好？

蘇 菲 不好！因為我太年青了！

王煥章 你一點也不年青。在這兩個鐘頭裏邊，你的舉止態度，似乎變老很多了。你現在不但

不年青，簡直像一位七八十歲的老太婆！

蘇菲（笑）我已經變成七八十歲的老太婆了嗎？煥章，你幹嗎要向一位七八十歲的老太婆講戀愛？

王煥章 我不是說你的年齡，我是說你對人的態度。你以前是天真爛漫，現在——

蘇菲 現在就不天真了嗎？

王煥章 不是不天真，是老練了！

蘇菲 我不相信，同樣一個我，爲什麼忽然會天真，忽然會老練。你這些完全是騙我的話！我不愛和你多談了！（起身要走，煥章攔她。）

王煥章 你要到那兒去？

蘇菲 我要看姐姐去！

王煥章 蘇菲，不要走！我還有話要同你說。

蘇菲 說來說去，還不是那麼一套！

王煥章 蘇菲，你知道剛纔在葉茂先家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蘇菲 發生了什麼事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王煥章 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了。來！你來坐下，我詳細對你說。

蘇菲（坐）好，你說罷。

王煥章 可是，蘇菲，要是我說的話傷了你的感情，你能夠原諒我嗎？

蘇 菲 只要你的態度誠懇，我沒有不能原諒你的。

王煥章 但是，蘇菲，你真正能夠原諒我嗎？

蘇 菲 哎，不要這樣囉嗦了，說罷！

王煥章 好，那麼我就說了。你知道剛纔在葉茂先家，你姐姐爲什麼暈倒了嗎？

蘇 菲 不很知道。

王煥章 都是因爲我！

蘇 菲 因爲你？

王煥章 對了。我以前總是小孩子脾氣，很喜歡你姐姐。雖然明明知道她是已經結了婚的女人，而且她的丈夫又是我的上司，是我哥哥最好的朋友，但是我的心總不死。我總想追求她，要她作我一個精神上的伴侶。我要求了她許多次——

蘇 菲 她答應你了嗎？

王煥章 沒有。她總不肯答應，總是拿我開玩笑。但是她越不肯答應，我越是着急要追求她。你還不知道——

蘇 菲 你以爲我真是瞎子嗎？我早就看在眼裏了！

王煥章 今天晚上在葉家，我老找她跳舞，她逃了，我到處去找她。後來在客廳裏，單獨會

面，我又向她要求。

蘇菲 她答應沒有？

王煥章 她仍然不肯答應。後來經不住我苦苦哀求——

蘇菲 她就答應你了嗎？

王煥章 對了她就答應我了。她說：「只要能夠解除你一切的痛苦，我也許可以答應你。」

蘇菲 那麼你很高興了！

王煥章 可不是嗎？當時我高興極了，一時忘乎其形，跳上前去要擁抱她。

蘇菲 你擁抱她嗎？她讓你嗎？

王煥章 她不讓我，她推我。正在這個時候——

蘇菲 正在這個時候怎麼樣？

王煥章 你姐夫同我哥哥就走進來了！你姐夫立刻要同我拚命，但是突然軍事最高機關有命令來，他纔把我放了。

蘇菲 （怒）現在我一切都明白了！你作的好事情！我姐夫氣走了，我姐姐昏倒了，我對你一片真心，你辜負了，你問問你自己，你這種行動，是應該的嗎？

王煥章 當然不應該，我越想越覺得不應該。同時我哥哥又嚴厲地責備我，再三開導我，我說不出來地追悔，所以深更半夜，一定要來向你請罪。蘇菲，你能夠原諒我嗎？

蘇 菲 不能，不能！你的行動太下流了！你作事太令我傷心了！我希望從今以後！不要再見你！

王煥章 蘇菲，不要這樣對我，好不好？

蘇 菲 我再也不願意跟你費話了，你走罷！

王煥章 既然你這樣堅決，我也沒有辦法。好，再見！（走。）

蘇 菲 煥章，你真走了嗎？

王煥章 （回身高興）只要你不要我走，我當然不走！

蘇 菲 我一定不讓你走！我永遠也不讓你走！

王煥章 呵，蘇菲！（兩人擁抱。）

（薩麗出。兩人分開。）

薩 麗 煥章，你什麼時候來的？

王煥章 剛來一會。

蘇 菲 他特別來看你的。姐姐，你好了嗎？爲什麼出來？

薩 麗 好了。我總不放心你姐夫。煥章，你聽見什麼消息嗎？

王煥章 剛纔聽哥哥說，是保護轟炸機到前線去作戰。

薩 麗 那不是很危險嗎？

王煥章 我想沒有什麼。大隊長是最能作戰的，他前後打了七十幾次仗，從來沒有出過事。

薩麗 希望這一次能夠安全回來就好了！我心裏害怕得很！煥章，你能夠到司令部去替我打聽消息，回來報告我嗎？

王煥章 好，我立刻就去。外面我自己雇得有汽車。

蘇菲 那麼讓我同你去好了。薩麗，我可以同煥章去嗎？我立刻就回來。

薩麗 好罷。快些回來。

蘇菲 再見！

薩麗 再見！

（蘇菲煥章出。薩麗倚門凝望，來回走，抽煙，把燈滅了，窗外曙光，薩麗倚窗遙望，低聲唱歌，天色漸明。）

薩麗 天快明了，爲什麼還不回來？

（門開，玉彪入。手上包着白布。）

薩麗 呵，玉彪！（跑上前去歡迎他。）你回來了嗎？我真高興。剛纔你老不回來，又聽說你去打仗，我的心一刻也放不下，我急得要發狂！現在好了，你回來了！你一定很疲倦了罷。（挽他手到沙發。）來，坐了，告訴我——啊，你的手受傷了嗎？利害不利害？

劉玉彪 沒有什麼，還不如打死了好一點！（掙開，走。）

薩麗 玉彪，不要這樣說！我們結婚已經五年，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嗎？

劉玉彪 我當然知道你，但是我決沒有想到，你會作出這樣的事情！

薩麗 到底我作了什麼事情，值得你這樣生氣？

劉玉彪 哼，你還假裝不曉得嗎？昨天晚上在葉茂先家裏，我親眼看見你同王煥章那一種情形，氣得我要死！我幾乎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對你那樣的深情，你居然會作出這樣的事情來丟我的臉！

薩麗 玉彪，你不明白，你聽我給你說——

劉玉彪 你還有什麼可說的，難道這不是我親眼看見的麼？這個打擊，太大了！我眼前發黑，心裏像油煎，我覺得整個的宇宙人生都毀滅了！我恨不得把王煥章這個東西一拳打死！我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類都殺得乾乾淨淨，纔可以消除我胸中的憤恨！誰知道上級的命令下來，叫我立刻出發。爲了國家的事情，我不能不把私人的仇恨，暫時擱在一邊。但是我心裏也很得意，因爲那時我只想殺人！只要叫我殺人，無論叫我殺什麼人，我都是高興的！後來——（氣急說不出來。）

薩麗 呵，玉彪！

劉玉彪 （不顧，一直說下去。）後來我統率了六位鐵鷹隊的同志，還有大鵬隊九架轟炸機，

飛到敵人的後方，發現了我們的目標。敵人是早有相當準備的，我們的飛機剛到，他們立刻就就有九架驅逐機四面趕來。我一看見他們，膽都氣炸了！我不顧一切，迎頭上去，一連打下兩架。其他的同志們，看見我這樣拚命，也奮勇上前，不到兩分鐘工夫，又打下他們三架。其餘的四架敵機，看見我們這樣利害。都飛得遠遠的，不敢再來攻擊。我們的轟炸機趁這個時候，把敵人的軍事設備，完全毀壞了。我們正要預備飛回，忽然有一架敵機，不要命地衝來，我立刻搶到他的上面，等他臨近，我從上面墜下來，向他猛烈開鎗，他也開鎗還擊。忽然一鎗把我的左手打傷了。我忍痛奮鬥，居然把他打下來。這一次真是僥倖，轟炸了敵人這樣重要的機關，遭遇激烈的空戰，我們卻毫無損失。

薩麗 玉彪，我替你高興！你真是偉大！這一次的使命成功，中國的人民，那一個不尊敬你，崇拜你？

劉玉彪 一個人建功立業，就算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崇拜，又有什麼意義，假如他自己最親愛的人，不能夠尊敬崇拜他？

薩麗 玉彪，你不能這樣說！我素來就是尊敬你崇拜你的。

劉玉彪 哼！尊敬我，崇拜我！就是不愛我，是不是？

薩麗 玉彪，你太冤枉我了，我幾時不愛過你？

劉玉彪 愛我，爲什麼又作出這樣的事情呢？

薩麗 作出了什麼事情？

劉玉彪 就是昨天晚上事情。

薩麗 玉彪，你完全誤會了，這根本沒有什麼。

劉玉彪 根本沒有什麼嗎？難道我的眼睛瞎了嗎？

薩麗 你的眼睛瞎不瞎，我不知道，但是我實在是沒有什麼。

劉玉彪 還說沒有什麼嗎？那麼你同王煥章要好，也是假的嗎？

薩麗 玉彪，你真糊塗！我幾時同他要好。他小孩子家，不懂事，要同我好，我並沒有答應

他。你既然說你親眼看見了，你爲什麼不看清楚一點？難道你沒有看見我拒絕他嗎？並且當時煥然也在那兒。你去問問煥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同你結婚五年，我始終都是一心一意向着你的。即如今天晚上，你出去了，我沒有半刻放下心。我相信假如你有什麼三長兩短，我也活不下去的。我對你的態度，是誠懇的，我對你的感情，是真摯的，現在你對我這樣不諒解，這真太令人傷心了！（欲哭。）

劉玉彪 這樣說來，是我冤枉你了！

薩麗 當然是你冤枉我！你只消想想：你是社會上已經有很高地位的人。你是空中的英雄，你的名譽才幹，在中國數一數二。至於王煥章，不過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孩子，無論

從那一方面來說，他都比不上你。除非天字第一號的傻子，纔會拋棄了你來愛他。我愛他有什麼光榮？有什麼好處？你平常看事體都很明白，爲什麼這一次的事體，你卻這樣看不清楚？

劉玉彪 你說的話固然很對，但是你爲什麼要同他接近到這種地步，使他對你有發狂的舉動呢？

薩麗 我要同他接近嗎？完全是你要我同他接近！他是你頂好朋友的弟弟，他是你最喜歡的青年。自從王煥章加入鐵鷹隊以後，不是你常常把他帶到家裏來吃飯嗎？你不是常常告訴我，要我好對他，把他當自己家裏的人看待嗎？現在你到說我要接近他，你太不對了！

劉玉彪 我的意思是說，他爲什麼敢於對你有這種舉動，可見得你平常說話之間，一定鼓勵了他。

薩麗 我鼓勵他嗎？他那樣的年青人，還需要鼓勵嗎？他不知道爲什麼，一見面就喜歡我死死地要追求我，我每次都正言厲色地拒絕他。但是，當然，因爲他是王煥章最親愛的弟弟，你同王煥章又是那樣的交情，我自然不好意思和他鬧翻臉。

劉玉彪 那麼你幹嗎不告訴我呢？

薩麗 我怎麼敢告訴你？你的脾氣，我是知道的，萬一告訴你，你給王煥章一個下不去，豈

不影響你同王煥然的感情嗎？並且王煥章根本就是一個小孩子，他懂得什麼叫做愛情？他那種天真爛漫的態度，看着也令人好笑。我當然不會這樣糊塗，去愛上了他。同時我也絕對想不到，這一種關係，會有這麼大害處。只要我常常開導他，他閱歷多一點，自然就會明白的。我萬萬沒有料到你居然會不相信我，居然會把這件小事，看作天樣大的事情！

劉玉彪 現在什麼都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錯，請你原諒！

薩麗 夫婦間彼此作錯一點，也沒有什麼。但是任何事情，總得要先問一個水落石出，然後再發脾氣，也不晚。昨天晚上，你爲什麼不問青紅皂白，立刻就要同王煥章拚命，擺出那樣一副可怕的面孔來對付我？後來你出去，看見我昏倒，姑母講，你連看都不看我一眼，頭也不回，就走了！你這種態度，怎麼不令人寒心！（哭。）

劉玉彪 這本來是我不對，現在既然話已說明，我們把牠忘記好了。你也不必傷心，我以後一

定特別對你好，來補償我的過失。不過對於王煥章這個小子，我到要教訓教訓他。

薩麗 我看你最好不要直接教訓他，你同煥然講講好了。經過昨天晚上的事情以後，煥然一

定已經說過他，他本人自己，我想也很失悔。你沒有回來以前，我還躺在在床上，煥章來了，同蘇菲談了許久。他同蘇菲感情本頂好的，近來因爲他糊塗要追我，所以對蘇菲也冷淡。今天晚上，他同蘇菲似乎已經又鬧好了。剛纔我叫煥章去打聽你的消息，

蘇菲也同他去。

劉玉彪 只要他同蘇菲真正要好，過去的事情，就可以不必再談了，現在已經天亮，我們去休息罷。

（兩人剛走至門，僕人王興入。）

王興 王煥然先生來了。

劉玉彪 請他立刻進來！

王興 是！

劉玉彪 剛纔在司令部，下了飛機，把傷裹好，立刻就着急回家，同煥然沒有談幾句話，現在他來同我細談。

薩麗 玉彪，我想你一定很餓，讓我叫用人給你先煮點點心來。（至門，回身。）你同煥然也不要談得太多，你的身體要緊，你應當早休息。

（薩麗出，一會，王煥然入，）

王煥然 玉彪，這一回真辛苦了你！（握手）呵，你的手傷怎麼樣？

劉玉彪 不過是一點輕傷，不要緊，過兩天就會好的。

王煥然 這一次出征，是一個大成功！不但把敵人最重要的軍事設備完全破壞，而且打下他們六架飛機，自己卻毫無損失。這簡直是一段奇蹟！

劉玉彪 這完全是上級調度有方，探得準，來得快，敵人沒有準備，要不然他們早預備多數飛機等候，咱們一定吃虧的。

王煥然 現在還有一種重要的軍事設備，不知道已經探聽出來沒有？

劉玉彪 大致的地方已經知道了，詳細的地方，還沒有探聽出來。聽說這一個軍事設備，比我們已經破壞了的一個還更重要。

王煥然 我希望能夠及早探訪出來，我也有機會去走一趟。像這樣閒着真是無聊！

劉玉彪 煥然，你太笑話了！昨天日機空襲武漢，你纔打了一仗，你一個人打下了五架飛機，剛過一晚上，你又喊閒着無聊了！難道你想一天到晚不睡覺不吃飯，盡打仗嗎？

王煥然 我的意思是敵人這一個重要軍事設備，必須得趕快破壞，要不然對台兒莊的敵人，就難反攻了。

劉玉彪 這當然，我想上頭的命令隨時都可以下來的，你必須要隨時準備。這一次既然派了我，下一次一定少不了你的。

王煥然 我當然隨時準備。薩麗睡了沒有？

劉玉彪 她等了我一晚上，現在叫廚子作點心去了。

王煥然 薩麗對你這樣好，你心裏快樂罷？

劉玉彪 這到沒有什麼。

王煥然 玉彪，我對不起你！

劉玉彪 奇怪！你有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

王煥然 昨天晚上的事情，完全是我弟弟的錯。我責備他，他知罪了。我可以向你擔保，以後決不會再發生同樣的事情。他年青，從小又被我母親嬌養慣了的，所以不懂事，不過他爲人心地到是耿直的。玉彪，你能夠看我的面子原諒他嗎？回頭我叫他來給你賠罪。這到可以不必。我已經同薩麗談過了，本來是一種誤會，我們以後忘記牠好了。不過你的弟弟有好些思想很奇怪的，以後你必須時常糾正他。

王煥然 當然，這本來是我的責任。可憐我的母親，二十七歲就守寡，辛辛苦苦，把我們兩弟兄撫養成人。我進空軍，他老人家已經很不願意，偏偏我弟弟看見我在空軍，自己也要進空軍。母親不答應他，他同母親哭鬧幾場，沒有辦法，只好讓他去，母親最心疼他，總希望他能夠找尋另外一種職業，不願意讓他作太冒危險的事情。

劉玉彪 這也是人情之常，不過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公義私情，就不能兩全了。

王煥然 我何嘗不這樣勸告母親？但是她老人家太愛煥章了。煥章這個孩子，你不要看他那樣粗野，溫柔的時候也真會體貼人！他從小就會向母親要好，無論在什麼不高興的時候，只要煥章來說兩句笑話，她立刻就開心。親戚朋友沒有一個人不喜歡煥章。不要說母親，就連我也非常喜歡他。

劉玉彪 煥章這個孩子，本來令人發生好感。我第一次見他面，印象就很好，因此我就讓他常常到我家裏來，但是真想不到，這一回他會這樣對不起我！

王煥然 玉彪，請你原諒他！

劉玉彪 我不是已經原諒他了嗎？

王煥然 但是我覺得你的態度還有一點不自然，難道你還在生氣嗎？

劉玉彪 我早已經不生氣了。老實說，昨天晚上的事體，給我印象太深，尤其是剛纔同薩麗談話以後，我知道一切都是你弟弟的錯。我雖然原諒他，一時還不能完全忘記。再隔一些時候，一切不快之感，自然都會消滅的。

王煥然 真抱歉！

劉玉彪 煥然，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原諒他！從現在起，讓我們大家都把這件事體忘記，誰也不許再提起！

王煥然 謝謝你，玉彪！這樣我纔放心。現在已經五點二十分，我走了。你也太辛苦，應該早去休息。

劉玉彪 坐一會好了，薩麗已經去作點心，你吃完點心再走。

王煥然 不吃了，我走了。再見！

劉玉彪 再見！

王煥然（至門首停步回頭。）玉彪，請你不要忘記了我昨天晚上請求。

劉玉彪 什麼請求？

王煥然 就是請你暫時不要派我弟弟去作太危險的工作。他的技術還不夠純熟，讓我訓練他到相當程度，再派他前去作戰。照他目前的本事，加上他的大膽，出去一定送死的！

劉玉彪 這個我早知道，用不着你說。他曾經向我請求過好幾次，要出去打仗，我不是都拒絕他了嗎？

王煥然 但是我總不放心。

劉玉彪 也許是因爲你太愛他了。

王煥然 你講的話很對，我的確很愛他，同時又因爲我母親的關係。我個人方面，無論任何犧牲，都沒有留戀。但是對於煥章，我總覺得有點依依不捨。並且——

（王興入。）

王興 柳正明先生到，有緊要事體要見！

劉玉彪 請他進來。

王興 是！（出。）

劉玉彪 柳正明來幹嗎？

王煥然 也許有什麼緊急命令

(柳正明入。)

柳正明 報告大隊長！高級長官有緊急命令！

(劉玉彪拆命令。)

劉玉彪 現在奉了高級長官緊急命令，命鐵鷹隊副隊長王煥然立刻飛赴衡陽，有重要商議。煥然，你應該立刻動身！

王煥然 好的，我立刻就去！但是，玉彪，剛才的事情，我就交給你。

劉玉彪 你說的是——

王煥然 就是關於我的弟弟。他——

劉玉彪 煥然，你放心好了，包在我身上！

王煥然 謝謝你！再見！

劉玉彪 再見！

(柳正明敬禮隨出。薩麗在裏面叫喚的聲音。)

薩麗 玉彪，煥然，點心已經好了，進來吃罷。

劉玉彪 我立刻就來。

(瞠目沈思。幕)

第三幕

鐵鷹隊司令部辦公室。正中壁上，滿貼日本飛機的標記，長條桌上，擺滿破碎的玻璃杯。室有二門，左門通外面，右門通大隊長內室。時間在第二幕後第三天的下午，又經過一次空戰之後。

幕開時，全體鐵鷹隊員靜立聽劉玉彪演說。

劉玉彪

諸位同志！今天這一次空戰，是我們鐵鷹隊很光榮的一頁。今天敵人的飛機，一共來了三十六架，我們的驅逐機大部分已經調到前線去作戰，所餘下真正能夠作戰的飛機，不過七架。但是同志居然有這一種勇氣，奮不顧身，去同敵機週旋，結果把他們打下兩架，打傷三架，其餘都倉皇逃遁了。雖然他們在郊外投彈，毀屋數間，死傷平民五人，我們並沒有重大損失。現在打下來的敵機，我們都已經尋獲，這兩張標記，又增加了我們鐵鷹隊的戰利紀念品！趙叔謙、張又全，請你們把這兩個標記，釘在牆上！（兩人釘好。）

劉玉彪

但是今天我們有一件很不幸，同時也可以說是很光榮的事情，就是我們最忠勇的李達秋同志，今天因為作戰太勇敢，竟自受了重傷。在他身上已經中了三彈之後，他還能

夠用最後的力量，把飛機安全駕駛回來。這樣負責任，這樣勇敢的精神，可以驚天地泣鬼神，我們鐵鷹隊出了這樣的勇士，是很可以自豪的。但是剛纔接着醫院的電話，李同志因爲失血過多，已經在下午三點三刻去世了！我知道諸位同志，聽見這一個消息，心裏一定充滿了悲哀。但是大丈夫，不成功，卽成仁，李同志這一次的死，成功成仁兩樣都是作到了的。我們也用不着再替李同志嘆惜，我們應當尊敬他，崇拜他，學習他的榜樣，努力殺敵，來爭取最後的勝利，民族的自由。現在爲紀念李同志光榮的死，我們大家喝一杯！

（全體喝完，劉玉彪把杯子向桌上使勁一放，杯子立破，然後嚴肅地取破杯放了長條桌上其他破杯旁邊。全體靜默半分鐘。）
現在沒有什麼旁的事了，請諸位回去休息。

（全體敬禮退出。劉玉彪坐辦公桌前，翻閱文件。王煥章不走，來與劉玉彪講話。）
大隊長！

王煥章

呵，煥章！你爲什麼不走？

劉玉彪

我有幾句話想同大隊長說。

王煥章

有什麼話？

劉玉彪

我加入鐵鷹隊，已經三個多月了。除了平常練習以外，一次空戰，都沒有參加。眼看

着同志們一個個殺敵立功，我老在這兒吃閒飯，未免使人面子上過不去！

劉玉彪 你想怎麼樣呢？

王煥章 我想請求你准許我下一次加入作戰！

劉玉彪 你相信你現在已經有作戰的能力嗎？

王煥章 我當然有。我在航校畢業成績是第四名。當時我聽說鐵鷹隊，是中國空軍最勇敢，最危險，最有成績的一隊，所以我要求加入。我加入的目的，無非是想多有作戰的機會。現在到這兒已經三個月，大隊長一次也不讓我去作戰，那麼我加入豈不是白加入嗎？

劉玉彪 你加入並沒有白加入，中日戰爭，一時還不會結束，以後你作戰的機會，正多着呢。

王煥章 大隊長，話不是這樣說的！現在戰事緊張，前線將士，時時刻刻，都需要犧牲，我既然到了前線，我就應當拚命殺敵。你教我舒舒服服地呆在這兒，我怎麼受得了！我已

經同大隊長講過好幾次，但是大隊長總不肯答應，請問大隊長到底是什麼意思？

劉玉彪 意思很簡單：處着目前中國局勢之下，國家的飛機，是國家的命脈，不能隨隨便便付託給一個沒有經驗沒有訓練的人。

王煥章 大隊長口口聲聲說我沒有經驗沒有訓練，請問大隊長，你的經驗訓練，又是從那兒得來的？還不是作戰得來的嗎？現在大隊長不給我作戰的機會，我又從那兒去得經驗訓

練呢？

劉玉彪 作戰的機會，當然會給你。不過目前鐵鷹隊裏邊作戰能力比你強的人還很多，一時還輪不到你。

王煥章 要什麼時候纔輪到我呢？

劉玉彪 沒有比你強的人去的時候，自然輪到你。

王煥章 那麼今天早上日機來襲的時候，隊裏大部分能夠作戰的隊員都開拔到前線去了，大隊長爲什麼不派我呢？

劉玉彪 我不是已經派了其他六位隊員嗎？並且今天早上的空戰非常危險，敵機來的數目很多，連李達秋那樣老練勇敢的隊員都犧牲了，假如派你上去，不是白送死嗎？死了你一個青年，還可以補充，損壞了國家一架飛機，就減少了國家一份抗戰的力量。我身爲大隊長，受了最高當局的委託，作一件事，派一個人，不能不慎重考慮。

王煥章 大隊長，要依你這樣說來，我永遠也沒有打仗的機會了。

劉玉彪 機會當然有，不過是遲早的問題。你看！（指長條桌上破玻璃杯。）自從我作鐵鷹隊大隊長以來，犧牲的同志已經這樣多。中間不斷地更換，不斷地補充，現在大部分的隊員，都不是以前的人。你還怕沒有機會嗎？也許在最近的將來，事實上的需要，使我不能不派你。

王煥章 只要大隊長肯派我去，任何犧牲，我都不管的！

劉玉彪 （過來拍他的肩。）煥章，我知道你是勇敢的，你是不怕犧牲的。但是是一位理想的空軍戰士，不應當只有犧牲的精神，還應當有顧全大局的見識。他不應當問自己願不願意犧牲，因為犧牲是軍人的天職，他最應當問的就是犧牲了自己，對於整個的局面，有什麼好處。

王煥章 大隊長，你這一類的話，我已經聽得太多了。我現在惟一的要求，就是打仗！像這樣閒着，悶得我發慌，說不定有一天我要急得發狂，我要得神經病！

劉玉彪 煥章，你真孩氣！何必這樣着急呢？等機會來了，自然讓你去。

王煥章 什麼時候呢？

劉玉彪 我已經說過了，沒有比你強的人去的時候。

王煥章 太難了！

劉玉彪 不算難，你安靜一點罷。現在出去休息休息。好孩子，你應當學你哥哥，你看他多鎮靜！

王煥章 呵，我只要能夠到我哥哥那種地位，我就心滿意足了。你看那一次的空戰沒有他？那一次他不打下幾架敵機來？

劉玉彪 你只要好好學習，將來一定可以像他。你要知道，你哥哥的地位，也不是一天兩天得

來的。好了，出去罷。（王煥章敬禮出）真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

（衛兵門外叫「報告」，劉玉彪叫「進來」。）

衛 兵 報告大隊長！中國銀行的經理萬士恆要見！

劉玉彪 請他進來。

衛 兵 是！（出，立刻帶萬士恆入。衛兵隨出。）

劉玉彪 呵，萬先生！好罷？

萬士恆 好，謝謝！

劉玉彪 請坐！今天到這兒來，有什麼事嗎？

萬士恆 有兩件事情，我想同你談談。第一就是，今天日機來襲，承你率領部下，英勇作戰，保全武漢三鎮人民的生命財產。現在由我們銀行家提倡，聯合各界，預備開一個市民慰勞空軍大會，派我作代表來專誠奉請。慰勞會就在今天晚上八點鐘，在青年會舉行，希望鐵鷹隊隊員全體參加。

劉玉彪 這真是不敢當！殺敵保民，本來是軍人的天職，不值得這樣獎勵。武漢的民衆，對於我們，一再表示，使我們更加慚愧。

萬士恆 你用不着這樣客氣。像鐵鷹隊這樣勇敢，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我相信只要鐵鷹隊存在一天，日本一定不能夠征服中國的。

劉玉彪 萬先生太過譽了！

萬士恆 那麼今晚上的市民慰勞大會，就算決定了罷。屆時希望鐵鷹隊全體隊員都能夠到場。

劉玉彪 全體不能說，不過除了有職務的同志，大概都可以來參加。

萬士恆 那好極了！——除了這一段公事以外，還有一段私事，也想同你談談。

劉玉彪 什麼好事。

萬士恆 就是——（羞澀）——就是——說起來到有點難為情！

劉玉彪 到底什麼事？儘管說好了。

萬士恆 你知道，自從賤內在上海去世以後，十多年以來我都沒有續絃。一來因為自己上了相

當年紀，不願意踐踏別人年輕貌美的姑娘，二來要找一個情投意合的人，確乎也不容

易，現在——現在——

劉玉彪 現在已經找着了，是不是？

萬士恆 對了，找着了。

劉玉彪 這真是大喜！讓我祝賀你！（握手。）

萬士恆 謝謝！

劉玉彪 不知道這一位幸福的對象是誰？

萬士恆 這一位女士同你還有一點親戚。

劉玉彪 你不說，我早已經猜着了七八分。是我的姑母，對不對？

萬士恆 對了，就是郭太太！我們認識雖然只有三個多月，但是我們一會面就什麼都談得來，感情一天天的進步。起初我們也並沒有談到婚姻的問題，我們只想保持一種純潔的友誼。最近一星期以來，我們彼此都感覺有永遠結合的必要，所以昨天晚上，我們就訂婚了。

劉玉彪 妙極了！姑母那樣聰明美麗能幹的女人，遇着萬先生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紳士，真是再好也沒有了！什麼時候，請我們吃喜酒呢？

萬士恆 現在是國難期間，一切從簡。所以阿麗思——我的意思是說郭太太——主張我們只偷偷地請幾桌至親好友，行一個最簡單的婚禮就夠了。

劉玉彪 好！我贊成你們這個辦法！喜期是那一天？

萬士恆 是下一個月二十號。

劉玉彪 爲什麼要下一個月二十號呢？幹嗎要等這樣久呢？

萬士恆 這是阿麗思——我的意思是說郭太太——的意思。因爲房子總得要佈置一下，簡單的傢俱，也得要置一點。

劉玉彪 但是這一個月的工夫，恐怕很難等罷！

萬士恆 你何必拿老頭子開心？像我們這樣上了年紀的人，就好像夕陽已經快要下山，還勉強

劉玉彪 來一個回光返照。那裏像你們年輕人，前面放着長久的時間，可以逍遙自在地享受。人生的事體真難說！年老的人不一定就先死，年青的人，不一定就久生。尤其是我們

作軍人的人，時時刻刻都準備拼命，還談得上什麼時間的長短呢？不過生活有兩種，一種是長久而無趣味的，一種是短促但是很有精采的。拿這兩個生活來選擇，我寧肯過後一種。只要生活有精采，那怕只有一個頃刻，也沒有關係。

衛兵 報告大隊長！外面有廉若川先生和石蘊華女士來會！

劉玉彪 請！

衛兵 是！（出。廉石川石蘊華入。）

劉玉彪 廉先生，石小姐！請坐！

廉若川 呵，萬先生也在這兒，來多久了？

萬士恆 剛來一會，請坐，請坐！

廉若川 大隊長，今天我是來辭行的！

劉玉彪 要到那兒去？

廉若川 要到重慶去。

劉玉彪 廉先生太辛苦了！

廉若川 這到談不上什麼辛苦不辛苦。大家都是爲國家作事情。只要抗戰一天不完，軍事政治，必須努力邁進。

（柳正明在門外叫「報告」，劉玉彪叫「進來」。）

柳正明 報告大隊長！上級有電話來，要本隊立刻派四架戰鬥機到南昌！

劉玉彪 好罷，那麼你叫趙叔謙、張又全、謝啓予、葉崇武四人，立刻駕飛機到南昌！（寫紙條）這是我的命令！

柳正明 是！（出，王煥章在外叫「報告」，劉玉彪叫「進來」。）

王煥章 報告大隊長！

劉玉彪 有什麼事？

王煥章 剛才和柳同志接電話，知道上級有命令來，要派人到南昌去，請大隊長這一次派我去。

劉玉彪 南昌方面，我已經派人去了。

王煥章 爲什麼不派我呢？

劉玉彪 現在還不到時候。

王煥章 到底到什麼時候纔算到時候呢？

劉玉彪 這個你管不着！這是我的事情！

王煥章 大隊長！現在大部分的同志們都先後派走了，我們這兒的人已經剩得很少。大隊長以前不是說，只要沒有比我強的人就輪到我嗎？現在應當輪到我了。請大隊長立刻派我去！

劉玉彪 我不能派你去！

王煥章 爲什麼呢？

劉玉彪 因爲現在還不需要你，需要你的時候，自然會派你去。

王煥章 大隊長！你不能够老這樣壓迫我！犧牲打仗，是每一個軍人的權利義務，大隊長不能夠每次讓別人去，把我留在後方。不給我一個立功的機會！

劉玉彪 煥章，你何必這樣着急？你要知道，現在是中華民國的最後關頭。個人立功不立功是小事，國家民族的存亡是大事。

王煥章 我當然明白國家存亡是大事，要不然我也不加入空軍到前線來作戰了。現在到前線來，大隊長卻是不讓我打仗，這真是令人受不了！

劉玉彪 你只知道打仗，你知不知道打仗的危險？

王煥章 我當然知道。但是我們當軍人的人，管不着什麼危險不危險！我雖然年青，我時時刻刻都願意作一個爲國犧牲的英雄，不願意作一個貪生怕死的懦夫！

劉玉彪 煥章，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並不是不讓你作一個爲國犧牲的英雄，要你作一個貪生

怕死的懦夫。一個軍人當然應當不怕死，但是他更應當把他的死用在對國家最有利益的時候。現在你這樣的人，雖然有滿腔熱血，可是時候不到，我作大隊長的人，不能讓你隨便去白犧牲！

王煥章 大隊長！你再三再四說不到時候，我真是莫明其妙！現在我們隊裏最好的戰鬥員，都已經出發了，其餘的人都同我一樣地沒有經驗沒有訓練，爲什麼大隊長要派他們不派我？爲什麼他們的時候就到，我的時候就不到？可見得大隊長作事，完全是一種偏心！

劉玉彪 我對於部下，完全是一律看待，根本就不懂什麼偏心不偏心！

王煥章 既然沒有偏心，爲什麼苦苦地要壓迫我？是不是因爲我哥哥同你是好朋友，所以你決心要保全我？但是我是軍人，我要的不是保全，我要的是戰鬥！

劉玉彪 煥章，你不要小孩子脾氣。你哥哥臨走的時候，曾經再三囑託我，說你的訓練不夠，不要讓你去送死，我爲着保全中國空軍實力着想，也不能隨便讓你去送死。你要放明白點，戰爭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王煥章 哈哈！現在我明白了！你同我哥哥都看不起我！你們總把我當作小孩子，以爲我不能打仗；真氣人！這個地方我一刻也不能呆了！我再不能讓你們這樣看輕我，欺負我，壓迫我！我要證明給你們看，我也像你們一樣地會打仗！（轉身欲出。）

劉玉彪 到那兒去打仗？

王煥章 到南昌去！

劉玉彪 但是你沒有我的命令！

王煥章 我不能再等你的命令！我要去！

劉玉彪 你不能去！

王煥章 我一定要去！

劉玉彪 （厲聲。）王煥章！（王煥章立正。）你不要忘記，你是一個軍人！當軍人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服從長官的命令！

王煥章 這個——我明白！

劉玉彪 煥章，假如鐵鷹隊全體隊員，個個都像你這樣不服從我的命令，我們就是一盤散沙，還能夠抗戰嗎？

王煥章 但是大隊長，像這樣閒着，真是無聊，還不如死了好一點！

劉玉彪 當然不會讓你老閒着的，你放心好了。你應當相信我。我同你哥哥從小就同學，一直到現在是頂好的朋友。他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我決不會虧待你的。我的行爲，一切都是爲國家，爲你，你應當聽我的話。

王煥章 我知道！但是大隊長！這一次我可以勉強忍下去，下一次我是絕對不能再忍的！

劉玉彪 好了，好了！現在你出去罷！安靜安靜你自己！你還年青，你的來日方長呢，何必這
樣急？

（王煥章敬禮下去，正遇蘇菲薩麗上。）

蘇 菲 煥章，你到那兒去？

（王煥章滿面怒容，不答逕出。蘇菲薩麗與其餘幾人，互相招呼，坐。）

薩 麗 剛纔煥章爲什麼那樣生氣？

劉玉彪 真是小孩子！一天到晚，老想打仗，剛纔他要求我派他到南昌去，我沒有答應他，所以他不滿意。

萬士恆 中國空軍的精神，真令人感動！王煥章雖然年紀青，經驗不夠，他的戰鬥精神，卻是了不起！

廉若川 我想日本空軍的青年，也是這樣。

萬士恆 這可不然！我們中國空軍，是爲民族生存而戰，日本的空軍，是爲帝國主義者侵略而戰，所以他們戰鬥的精神，遠不及我們。他們空軍，都願意作我們的俘虜。中國的空軍，飛機打下來的時候，卻不願意受敵人的侮辱，留着最後一粒子彈來自殺。

劉玉彪 這到是實在的情形，你們大家想來都知道閻海文——

石蘊華 我知道得最清楚了。我記得得着這個消息的時候，我還在大公報上面發表了一篇文章

呢。

萬士恆 又是一篇小品文，是不是？

石蘊華 當然是。但是那一篇小品文和其他的小品文不同，因為題目太悲壯，所以我的文章也很悲壯。記得我寫完以後，連我自己都感動得流淚。若川，不是嗎？

廉若川 是的，那一篇文章，的確感動人。

薩麗 石小姐近來還常常寫這一類的文章嗎？

石蘊華 本來不想寫，不過許多報章雜誌，老來要求，單直沒有辦法。

薩麗 石小姐說得對極了！世界上沒有辦法的事情，到處都有。即如當土匪的人沒有辦法，

只有不怕死，作漢奸的人沒有辦法，只有不要臉！

萬士恆 依我看來，不怕死還容易，不要臉可真不容易！

薩麗 這也看什麼人？有很多人，只會在後方吹，說許多慷慨激昂的話，但是一到了生死關頭，怕得像耗子一樣，什麼不要臉的事體，都作得出來。古人說：「自古艱難惟一死」，可見得不怕死是不容易的。

廉若川 其實生死有什麼關係！我雖然不在前方打仗，但是我相信我自已是不怕死的。

石蘊華 我也是不怕死的。死有什麼可怕！兩年以前，我還寫了一篇小品文，題目就叫「死！」

蘇菲 你們都不怕死，我可承認，我是怕死的！一個人活得好好的，為什麼忽然要他死？

死，我不能想像，一定是很痛苦的。

石蘊華 大概因爲你讀書太少。像我們從事文學的人，第一步就要明白生死的道理。只要道理一明，心中的恐懼，自然而然就沒有了。

蘇 菲 但是生死是一種感覺，不是道理可以說得清楚的。

石蘊華 不然，不然！假如你懂得道理，心中的感覺就不會一樣。希望你以後多同我談談，你一定不會那樣怕。

蘇 菲 石小姐，你真正不怕死嗎？

石蘊華 當然不怕！你問問若川，我什麼時候怕過死？

廉若川 是的，是的！石小姐是素來不怕死的。我常常和石小姐談，我也不怕死！
（外面忽有警報的聲音，室中人均驚起。）

蘇 菲 這是警報！

石蘊華 （倉皇失措。）怎——怎——怎麼下午會有警報呢？

廉若川 糟了，糟了！我們現在正在飛機場！

石蘊華 那我們趕——趕——趕快走罷！

（緊急警報的聲音。）

蘇 菲 這是緊急警報的聲音！

廉若川 不能走了！要走也來不及了！

石蘊華 那我們得趕快找個地方躲起來！

劉玉彪 你們大家不要慌！這兒有八尺厚鋼骨水泥的，平時五百磅的炸彈也炸不穿的。你們就在這兒呆着好了。

（柳正明在門外叫「報告」，劉玉彪叫「進來」。）

柳正明 報告大隊長！敵機二十七架，從長江下游飛來，現在快到了！

劉玉彪 現在本隊還有多少隊員？

柳正明 一共五名。

劉玉彪 叫他們全體立刻準備。我們都得去，你去，我也去！

柳正明 是！（出。）

（劉玉彪進屋換衣服，警報聲愈急。）

石蘊華 若川，怎麼辦？

廉若川 我不知道！

萬士恆 石小姐，廉先生都是不怕死的，這有什麼關係呢？

薩麗 這兒是漢口最安全的地方。除非兩千磅的炸彈，掉在頭上，是不妨事的。

石蘊華 萬一兩千磅的炸彈，真掉在頭上呢？

萬士恆 那有什麼關係？只要明白生死的道理就成了！

（劉玉彪入，柳正明及其他空軍將士五人入，王煥章亦入。）

蘇 菲 呵，煥章！你也去！

王煥章 當然去！現在可輪到我了！

（劉玉彪見煥章，欲言又止，但是立刻下定決心。）

劉玉彪 諸位同志！我們鐵鷹隊是民國二十年由大隊長劉玉剛創立的。牠有最光榮的歷史。希望諸位這一次作戰，假如不能夠增加牠光榮的歷史，至少也應該保持牠光榮的歷史。現在請諸位立刻出發！

（全體迅速出。玉彪與薩麗握別，蘇菲抱煥章，但很快即分別，跑步出。薩麗蘇菲追至門望，外面飛機發動聲。）

蘇 菲 呵！（身軟不能站，薩麗急扶她，萬士恆幫忙扶她到沙發。）薩麗，你想他們會回來嗎？

薩 麗 當然會回來！

蘇 菲 薩麗，我怕，我怕！

薩 麗 蘇菲，不要怕，不要緊的！

萬士恆 沒有關係，他們一會就回來。

蘇菲 只要能夠回來就好了！

（外面飛機聲，機關鎗聲。）

石蘊華 你聽，這是機關鎗的聲音，敵人的飛機來了！

廉若川 快躺下！

石蘊華 躺在那兒呢？

廉若川 就在這兒！桌子底下！

石蘊華 太髒了！我的新衣服！

廉若川 現在管不着了！（兩人均伏桌下。）

（炸彈聲，廉若川伏作一團，蘇菲急抱薩麗，頭伏懷中。萬士恆安然無事地坐在沙發上擦洋火抽煙。繼續着又兩聲炸彈，此次似乎很近，屋宇震顫，屋頂上泥灰簌簌落。）

萬士恆拍拍肩上灰，繼續抽煙。遠處尚有飛機聲機關鎗聲，移時一切寂靜。）

萬士恆 好了，現在沒有什麼了！

廉若川 （翹首問）請問，日本飛機走了沒有？

萬士恆 炸彈已經扔了，不走還幹什麼？

廉若川 該沒有什麼危險罷？

萬士恆 危險又有什麼，頂多不過一死！

廉若川 真是太可怕了！

萬士恆 可怕嗎？好在那兒還有一個不怕死的！

（廉若川起來扶石蘊華出。）

石蘊華 不要緊了嗎？

廉若川 萬先生說是敵機已經走了，可以出來了。

石蘊華 靠得住嗎？

萬士恆 石小姐要認爲靠不住，不妨再到桌下去伏着，反正那個地方也很舒服的。

石蘊華 這一回真險！

廉若川 剛纔炸彈的聲音，簡直像掉在我腦袋上！

蘇 菲 薩麗，他們爲什麼還不回來？

薩 麗 那有這樣快？還沒有解除警報呢。

蘇 菲 薩麗，你相信他們一定會回來嗎？

薩 麗 一定會回來！

蘇 菲 要是不回來，怎麼辦？

薩 麗 不要愁，一定會回來的。

（解除警報的聲音。）

萬士恆 好了！現在解除警報了！

石蘊華 我早就知道，今天空襲沒有什麼危險！

廉若川 本來就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事情！

萬士恆 但是死也是很可怕的！

石蘊華 死有什麼可怕？

廉若川 我從來不怕死！

萬士恆 當然不怕，只要有一張辦公桌就成了！

石蘊華 今天的經驗，非常有趣，又添了我一篇小品文的材料。

萬士恆 可是石女士寫小品文的時候，萬萬不要忘記了這一張辦公桌！假如石女士不嫌我用字

太粗俗，我到替石女士小品文想好了一個新鮮別致的題目。我們就叫牠做「辦公桌下躲飛機記」——不知道石女士以爲何如？

石蘊華 真正豈有此理！

（外面飛機聲。）

廉若川 不好了！敵機又來了！

石蘊華 那麼辦？

（二人倉皇又欲入辦公桌下，劉玉彪進來，全體奔圍繞他。）

薩麗 (抱玉彪) 呵，玉彪！你真回來了嗎？

劉玉彪 回來了！

蘇菲 煥章怎麼樣？

劉玉彪 煥章嗎？

蘇菲 到底怎麼樣？他回來了嗎？

劉玉彪 他再也不能回來了！

蘇菲 你是說——！

劉玉彪 對了！

蘇菲 呵！(昏倒，薩麗趨扶。)

薩麗 趕快！一杯白蘭地！

(劉玉彪倒白蘭地，薩麗喂蘇菲，蘇菲漸醒。)

蘇菲 呵，煥章！呵——(哭。)

薩麗 到底怎麼一回事？

劉玉彪 這個孩子太勇敢了！一上去的時候，就發現敵機，他什麼都不顧，一直向敵人衝上

去。一直到了四百公尺左右，他纔開鎗。敵人的機關鎗織成火網，他的飛機立刻就中彈了。但是因為他距離太近，敵人的飛機也有兩架中了他的鎗彈，三架飛機，差不多

同時掉下來。這一種拚命仗，只有像他這樣有血氣，沒有經驗的人纔能打！

薩麗

他掉在那兒？

劉玉彪 在大智門外。剛纔接到報告，人已經早過去了。

（蘇菲一掙身起來，要往外走。）

薩麗

蘇菲，你幹嗎？

蘇菲

我要去看他！

薩麗

蘇菲，不要去！

蘇菲

我一定要去！

（掙脫，狂奔出去。）

薩麗

蘇菲，等着！我同你一塊兒去！（亦出。）

（柳正明入。）

柳正明

報告大隊長！剛纔接着長途電話，王煥然大隊長從衡陽動身回來了。

劉玉彪

好！回來得好！

（幕）

第四幕

劉玉彪家客廳，景同第二幕。時間在第三幕後次日早上。

幕開時，桂香王興正在收拾客廳。

桂香 太累了！讓我在這沙發上歇歇。

王興 我說，桂香，你就是這樣懶！

桂香 我懶嗎？我纔不懶呢。

王興 大清早起來，工作還不到半點鐘，就叫累，這還不算懶嗎？

桂香 你那裏知道？昨天晚上，二小姐回家，起初大哭，一會又要尋死。先生太太郭太太都守着她，後來好容易到夜深，纔勸她睡覺。但是剛睡不一會，又叫心裏難過。我們大夥都不敢睡，一直到兩點鐘，等她睡了，我們大家纔去睡。今天早上天一亮，我又得早起收拾屋子，你說累不累？

王興 二小姐也太可憐了！剛剛訂婚不到兩天，王先生就打仗死了。王先生爲人頂好的，待人頂心慈。他每次到咱們家裏來，總是三塊兩塊地賞我。記得上個月，我的大女婿生意折了本，回家找老婆生氣，把我大女兒打了一頓，連手膀子都打斷了。湊巧我有一

個機會，同王先生提起這事，王先生立刻給我五十塊錢，叫我的女婿再去作生意。我女婿得了錢，千恩萬謝。現在豆腐店又開張了，脾氣也變好了。像王先生這樣的好人，在那兒去找？他死了，難怪二小姐傷心。

桂香 王興，你真是賤骨頭，王先生給了你五十塊錢，你就這樣稱贊他，其實五十塊錢，又算什麼？

王興 嘿！五十塊錢不算什麼！你掙五年還不見得掙得了這樣多！

桂香 要像你這樣一輩子當奴才，不要說五年，就是一輩子也不見得有希望。

王興 桂香，二小姐現在還睡着嗎？

桂香 剛纔我輕輕走進房，看見她睡得滿好的。

王興 這樣就好了，今天你得好好留心她。

桂香 這還用說嗎？我最喜歡二小姐爲人，天真，富於感情，一點小姐架子都沒有。自從我到這兒來，她就把我當朋友看待，什麼事都相信我。

王興 可惜王先生早死了，要不然他們倆人到是一對好夫婦！

桂香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好人常常沒有好結果，到是許多壞人，生活過得滿舒服，連一根汗毛也不損傷。

王興 不要這樣說！好人總會有好報的。

桂香 那麼王先生幹嗎又早死呢？

王興 這也許前生的冤孽。

桂香 這是你的迷信！

王興 我不知道。但是不管牠怎麼樣，王先生替國家打仗，死也死得很榮耀的。

（蘇菲立門首。）

桂香 那是。不過，二小姐怎麼辦呢？

王興 人已經死了，還有什麼辦法？

蘇菲 人死了，就沒有辦法嗎？

王興 （與桂香同時驚回。）啊，二小姐！

桂香 二小姐起來得這樣早！

（蘇菲上前坐下，神氣迷離恹恹。）

蘇菲 桂香！

桂香 二小姐，你有什麼事？

蘇菲 桂香，你死過沒有？

桂香 什麼？

蘇菲 我問……死過沒有。

桂香 我沒有死過！

蘇菲 桂香，你想一個人死了好，還是活着好？

桂香 二小姐，你幹嗎問這樣的話？

蘇菲 （吟沉）也許死了好，但是誰知道呢？說不定一個人死了比活着還難受。桂香，你相信嗎？

桂香 二小姐，我相信什麼？

蘇菲 我說相信死！

桂香 幹嗎相信死呢？

蘇菲 相信死了以後，比活着好一點！

桂香 二小姐，請你不要講這些話，好不好？

蘇菲 不要講這些話，（想）我並沒有講什麼話呢。我剛纔講了什麼話嗎？

桂香 沒有！沒有講什麼！

蘇菲 我也不知道我講了什麼。讓我想想——呵，我頭痛得很！（雙手捧頭。）

桂香 二小姐，讓我扶你進去睡，好不好？

蘇菲 不要動我！（忽抬頭見王興。）那個男人是誰？

桂香 那是王興。

蘇 菲 不是！我是講王興後面那一個人！

桂 香 王興後面沒有人哪！

蘇 菲 （站起來，手指）他不是明明在那兒嗎？

桂 香 二小姐，請你不要這樣說！你駭死人！請你坐下休息休息罷。王興，你趕快去請太太來！

蘇 菲 不許走！我說不許走就不許走！你不聽我的話嗎？

王 興 二小姐，我聽你的話！

蘇 菲 王興，過來，我問你。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王 興 我今年六十二。

蘇 菲 你活了這樣久，還想活嗎？

王 興 二小姐，一個人總是想活的。

蘇 菲 你想活這樣久，有意思嗎？

王 興 活着總是有意思的。

蘇 菲 你相信嗎？假如有一天要叫你死，你高興嗎？

王 興 死，當然不高興！

蘇 菲 你痛苦嗎？

王興 二小姐，我不知道！

蘇菲 王興，你猜我多大年紀了？

王興 我知道，你今年十七歲。

蘇菲 十七歲算年青，還是算年老？

王興 算年青。

蘇菲 那麼你就算年老了，對不對？

王興 是的。

蘇菲 王興，告訴我，年青好還是年老好？

王興 當然是年青好。

蘇菲 不，王興，年青不好！我髣髴記得有人告訴過我，年青是不好的。——（苦思）——

我想不起是誰了！我的記性真壞！（回頭見桂香。）呵，桂香，你也在這兒嗎？你幾時來的？

桂香 二小姐，我本來就在這兒！

蘇菲 你本來就在這兒嗎？也好。桂香你曾經愛過人沒有？

桂香 二小姐，我沒有。

蘇菲 沒有嗎？那麼，王興，你一定愛過人了？

王 興 我不知道！

蘇 菲 胡說！愛過人還不知道！你看我就知道！

王 興 二小姐，你知道什麼？

蘇 菲 我知道我愛誰。

桂 香 二小姐，你愛誰呀？

蘇 菲 我愛的人已經死了！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他的頭、臉、衣服，都燒壞了！我叫他，他不答應我！我摸他，身上是冰冷的！他再也不能同我講話了！呵，桂香！（哭）我一切都完了！（大哭。）

桂 香 二小姐，請你放寬心一點！

王 興 二小姐，你不要傷心。一個人死生有命，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蘇 菲 （忽然憤怒。）但是爲什麼他要死？爲什麼他要死？他年紀那樣青，爲人那樣好！誰叫他死的？誰叫他死誰就得負責任！我要替他報仇！我們都要替他報仇！我恨極了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你們爲什麼要殺人？你們爲什麼要殺他？啊——啊——（大哭。）

桂 香 二小姐，不要哭了！我們到裏邊去休息一會，好不好？

蘇 菲 （忽狂笑。）哈，哈，哈！我看見他了！我看見他了！他並沒有死！他就在那兒！他

就在那兒！

桂香 在那兒？

蘇菲 那不是嗎？就在黃鶴樓上面！你瞧！你瞧！黃鶴樓的左邊有一顆星，這一顆星就是他的星！你看他的星多明亮！

桂香 二小姐，請你不要亂說！

蘇菲 誰在亂說？你纔在亂說呢！

桂香 好，好，好！就算我亂說！我們進去罷！

蘇菲 進那兒去？

桂香 進屋裏去。

蘇菲 我不去！屋裏有鬼！

桂香 沒有鬼！真的沒有鬼！我們走罷！

蘇菲 也好，我們走！但是，桂香，你相信屋裏可以看見他嗎？

桂香 看見誰？

蘇菲 你連他都不知道嗎？

桂香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們走罷！（努力扶蘇菲出，薩麗進來。）
蘇菲（大喜）呵，他回來了！他回來了！原來他並沒有死！（奔上前去，緊抱薩麗。）

呵，煥章！你回來，我真高興極了！我還以為你死了呢！煥章，幸虧你沒有死，你要死，我也活不了的！現在好了，什麼都好了！煥章，你太累了罷！你坐下——我要你坐下！（推薩麗坐。）現在我纔放心！

薩麗 這是怎麼一回事？

桂香 我也不知道！剛纔二小姐一出來，說話就有點瘋瘋顛顛的，有時候連人都認不清楚。
王興 我看二小姐是一時傷心過度，休息一些時候，就會好的。

薩麗 好罷！你們暫時出去，回頭叫你們再進來。

王興 是的！（出外，桂香進內。）

薩麗 蘇菲！你現在心裏覺得好些嗎？

蘇菲 我很好，你回來我就好了。

薩麗 我回來嗎？蘇菲，你當我是誰？

蘇菲 你是煥章，難道你我都不知道嗎？

薩麗 蘇菲，你認錯了人。我不是煥章，我是薩麗！

蘇菲（抬頭注視。）笑話！煥章，你老喜歡同我開玩笑！薩麗姐姐，現在還在裏邊睡着呢。煥章，你讓我告訴你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薩麗 什麼事情？

蘇菲 昨天晚上，我作了一個很可怕的夢。我夢見我在鐵鷹隊司令部辦公室，姐夫在那兒，

薩麗也在那兒，還有好些人都在那兒。忽然警報來了，說是日本飛機要來空襲。姐夫立刻召集全體隊員，準備迎敵，我看見你也在裏邊。一會，大家都跑出去了。我叫你，你忽忽忙忙地同我握了手就跑了。我們一羣人，都呆在辦公室裏邊。我們聽見飛機的聲音，還有機關鎗，炸彈。有一次一個大炸彈炸下來，就炸在辦公室旁邊，連泥土都震下來了。大家都嚇得都不敢動，但是當時我一心一意只念着你，我生怕你出了什麼事情。後來警報解除了，姐夫回家。呵，煥章，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薩麗 呵，蘇菲！

蘇菲 他說：你被日本飛機打下來了！當時我的心像刀絞一樣，我昏倒了。一會醒來，姐夫還告訴我，你的屍首在大智門外。我同薩麗馬上駕汽車到大智門。果然在那兒看見一架打下來的飛機，你的屍骨，他們抬出來停在旁邊一塊門板上。你那種形像，嚇死人！頭、臉、身上的衣服，都燒爛了，只有你手腕上的手表，和胸前的徽章，使我確定是你的屍首。我心痛已極，一時吐了一口血出來，立刻我就失掉了知覺。後來鬚鬚我又在家，薩麗和姑母，都來勸我，我哭了許多時候，也就睡着了。今天早上醒來，我還以為不是夢，是真正發生的事情。煥章，要不是你回來，我怎麼敢斷定我是在作夢呢！

薩麗 呵，蘇菲！可憐的蘇菲！只要一切真是夢就好了！

蘇菲 當然是夢，現在你不是好好的在我身旁嗎？煥章，我真高興！雖然作的不過是一場夢，我已經感覺失掉過你一次了！煥章，現在你應該明白，我是真心愛你，一刻也不能離開你的，你要死了，我一定不願意生存。煥章，你聽我這樣說，你心裏喜歡嗎？

薩麗 呵，蘇菲，你怎麼老講這樣的話？

蘇菲 你不喜歡我老講這樣的話嗎？當然，我知道你不喜歡。你不是常常告訴我，真正的愛情，不用講一句話，彼此就會知道的嗎？好，那我就不講。煥章，我現在有一個最美麗的希望，這一個希望要實現，生活太有意思了！

薩麗 呵，可憐的蘇菲，你還在希望什麼？

蘇菲 我說，煥章，你不應該說我可憐，我一點也不可憐。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不相信世界上任何人能夠比我更幸福。煥章，你知道我希望什麼嗎？我希望中國軍隊趕快把日本人打走，等戰爭結束，我有一個很好的計劃。

薩麗 嘿！你還有很好的計劃！

蘇菲 煥章，請你不要阻撓我，讓我好好說給他聽。等戰事結束，你也不要作空軍了。我們跑下鄉去，買一些田地，修一座小巧潔淨的茅草房。你作一個農夫，我作一個農婦。我們自己耕，自己食，我們食的雖然不好，但是我們生活是安定的，精神是愉快的。

我們不欺負人，人也不來欺負我們。我們有時到河邊去打魚，有時到林中去獵鳥。有時我們爬上一座小山，遠看青青的田野。有時躺在稻草堆，一股一股地稻草香味，湧到鼻尖，令人心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服。這樣的生活，纔算人世間最美麗最滿意的生活，拿作官發財戰爭殘殺的生活來比，好像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假如世界上人都願意過這樣的生活，整個的世界，立刻就是天堂。煥章，你看我這個計劃怎麼樣？

薩麗 你的計劃到不錯，只可惜——

蘇菲 不是嗎？煥章，我真高興，你贊成我的意思！——我累極了，讓我在這兒休息一會。

薩麗 你休息罷。

蘇菲 萬一我睡着了，你可不許離開我！

薩麗 我一定不離開，你睡罷。

蘇菲 （閉眼睡覺，口中喃喃自語。）煥章——你看——那顆星！——但是——

（蘇菲熟睡，薩麗輕輕把她的頭放在靠墊上，自己起身焦急無策，郭太太入。）

郭太太 薩麗，剛纔桂香說，蘇菲精神有點失常嗎？

薩麗 豈但失常，簡直是一個瘋子！剛纔同桂香王興，說了許多瘋話。我一進門，她就把我當作王煥章，說不是，她不聽，給我講了一大堆話。她把昨天晚上發生的事情，當作

郭太太 是做夢，還同我——因為她把我當作王煥章——商量他們兩人結婚以後的計劃呢！蘇菲這孩子，素來就富於感情。這一次剛同煥章訂婚兩天，就發生這樣悲慘的結局，她怎樣當得起！

薩 麗 蘇菲從小就是死心眼。討厭一個人，隨使用什麼東西都騙不攏來。喜歡一個人，別人不要她，她也一定要別人抱。他記得有一年，我們家裏來了一位客人，帶了一個洋囡囡來送蘇菲，蘇菲看見就要，一把從媽媽手裏搶過來。但是媽媽告訴她，是這一位客人送她的，叫她說謝謝。她看了客人一眼，立刻說：「她送我的我不要！」把洋囡囡扔掉，回身就跑了！

郭太太 對了！那不是楊師長的太太嗎？害得你媽媽道了許多歉，但是楊太太從此以後，再也不上門來。

薩 麗 蘇菲恨人恨得厲害，喜歡起人來也不得了！姑母，你還記得有一次你回家，她一定要同你睡，媽媽不肯，她哭了一個通宵，第二天早上不吃飯，後來還是你答應她同她睡，她纔吃飯嗎？

郭太太 還怕不是！蘇菲從小就喜歡我，總不肯離開我。我出嫁的時候，她哭了許多場。我同她說好話，答應常常回家來看她，她纔好一點。我嫁後不久，她大病了一次，差不多把命都掉了！

薩麗 姑母，要是蘇菲真的瘋了，可怎麼辦？

郭太太 你不要愁。這是一時刺激太大，過些日子，就會復原的。

薩麗 但願如此就好了。不過照蘇菲平日的性情，恐怕有點麻煩。並且她對王煥章，可以算得一見傾心。第一次同王煥章會面以後，她就偷偷地告訴我。她喜歡他。後來他們兩人相好，她又告訴我，假如有一天王煥章不在，她一定要自殺。你想昨天晚上，那一種瘋狂！假如不是我們兩人勸她，守着她，她恐怕早已自殺了。讓我們一切都從好的方面想，希望她不久就可以恢復。

（蘇菲咳嗽，兩人驚視。）

蘇菲 （睜眼）你是誰？

薩麗 蘇菲，我是薩麗。

蘇菲 還有呢？

郭太太 是我。

蘇菲 我現在那兒？

薩麗 你在家。

蘇菲 我記得我不是睡在床上嗎？

薩麗 本來睡在床上，後來你出來，就睡在這兒了。

蘇菲 薩麗，我口乾極了，請你給我一杯水。

郭太太 薩麗，不要動！你扶着她，讓我去倒。

薩麗 謝謝你！

（郭太太倒水來，蘇菲掙身喝水。）

蘇菲 呵，我身上痛！

薩麗 靠着就好了。

（蘇菲喝水。）

郭太太 蘇菲，你還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

蘇菲 謝謝你，姑母，沒有什麼。

郭太太 謝天謝地，現在你一切都明白了！

蘇菲 明白什麼？

郭太太 沒有什麼。我是說你——

（王興進來。）

王興 郭太太，萬士恆先生來了，他要見你。

郭太太 請他進來！

王興 是的！（出。）

薩麗 姑母，我們把蘇菲扶進屋去罷。在這兒不好看，又不舒服。蘇菲，進屋去，好嗎？

蘇菲 也好，（一掙身）哎喲！

薩麗 把你的手搭在我肩上。

蘇菲 （走兩步，忽然停止。）薩麗，我怕！

薩麗 你怕什麼？

蘇菲 那兒有鬼！

薩麗 不要亂說，沒有的事！

蘇菲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郭太太 蘇菲，不要怕！我在這兒呢！

蘇菲 呵，好了！鬼走了！

薩麗 蘇菲不要這樣說，我們走罷。

蘇菲 走到那兒去！

薩麗 到屋裏去呀！

蘇菲 到屋裏去會得見他嗎？

薩麗 會得見誰？

蘇菲 煥章不是在那兒嗎？

薩麗 呵！（回頭望郭太太。）姑母，你看怎麼辦？

蘇菲 走呀，爲什麼不走？煥章在裏邊等我呢。

郭太太 好罷，我們走！

蘇菲 煥章，等着，我來了！

（三人同入。王興偕萬士恆入。）

王興 萬先生請坐一會，郭太太就出來見你。（倒茶拿煙。）

萬士恆 二小姐昨天晚上怎麼樣？

王興 聽說昨晚鬧了整整一晚，一會尋死，一會心痛，一直到天明纔安靜下去。今天早上起來，說話全不對，好像瘋了的樣子。

萬士恆 大隊長呢？

王興 現在還在睡覺，太太吩咐，不要驚動他。

（郭太太進來，王興出。萬士恆趨前欲吻郭太太，郭太太拒絕。）

郭太太 呵，士恆，不要這樣！

萬士恆 爲什麼呢？

郭太太 這是小孩子作的事情。我們上了年歲的人，可以不來這一套了。

萬士恆 不來也好。讓我告訴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郭太太 什麼事？

萬士恆 你知道鐵鷹隊副隊長王煥然辭職了嗎？

郭太太 王煥然爲什麼要辭職呢？

萬士恆 說起來很奇怪！昨天下午王煥然回來，知道他兄弟打死，對玉彪就不滿意，但是並沒有辭職的意思，而且對於玉彪的動機，似乎並沒有什麼懷疑。今天我因爲安葬他弟的事情，一早到司令部去找他，他的態度完全變了！

郭太太 怎麼樣變？

萬士恆 他說玉彪對不起他。他同玉彪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從小一塊兒長大，一塊進學校，萬想不到玉彪會這樣下流，假公濟私，把他的弟弟害了。

郭太太 他怎麼能夠說玉彪假公濟私呢？

萬士恆 不是嗎？我也這樣問他，他不說，他只罵玉彪沒有人格，爲了私仇，把一個年紀輕輕的小孩子，拿去送死！

郭太太 真奇怪！難道他疑心這一次的事情，同上一次薩麗在葉茂先家裏的事體，有什麼關係嗎？

萬士恆 說不定——我看一定是。上一次煥章對薩麗大概有什麼不規矩的舉動，恰好被玉彪撞見。所以這一次王煥然認爲玉彪要報私仇，把他的弟弟，拿去送死！——我越想越覺

得有道理——一定是爲這個原因！

郭太太 但是王煥然不應當懷疑，他同玉彪是多年的老朋友，他應該了解他。

萬士恆 一個人感情到了緊張的時候，往往失掉他理智的力量。我知道，王煥然很愛他的弟弟。他曾經對我提過好幾次，他自己犧牲了沒有關係，假使他弟弟犧牲了，他一定加倍地難受，而且他母親最心疼他的弟弟，恐怕也活不了。他常常爲他弟弟擔心，說他弟弟勇氣有餘，沈着不夠，不是第一等的空軍人材，假如冒冒失失前去作戰，一定是保不了的。這一次他弟弟的慘死，太傷他的心，所以他不滿意玉彪，甚至於懷疑玉彪的人格。

郭太太 可是，士恆，有一點你沒有想到的，假如你說的理由都對，那麼王煥然昨天晚上爲什麼並沒有說辭職的話，而且也並沒有懷疑玉彪假公濟私呢？

萬士恆 這一下可被你抓住了！

郭太太 可不是嗎？你還有什麼話說？

萬士恆 我要說的話多着呢。

郭太太 怎麼樣？

萬士恆 今天清早，我到司令部去找王煥然，看見一個人在那兒，你猜是誰？

郭太太 誰？

萬士恆 就是廉若川！

郭太太 這個混帳東西！他去找王煥然幹什麼？

萬士恆 我不知道。不過察言觀色，他是去挑撥王煥然和玉彪的感情。

郭太太 何以見得？

萬士恆 我剛要進去的時候，髣髴聽見廉若川說：「這就是你的好朋友！」我進去看見王煥然滿面怒容。廉若川看見我來，就不講了，還說了我幾句缺德話，我氣極了，也沒有拿好臉子給他看，他冷笑兩聲就走了。走的時候，還說：「你等着瞧罷！」你想這不是他在挑撥是什麼？

郭太太 他爲什麼要挑撥兩人的感情呢？

萬士恆 假如昨天下午，你也在司令部，一切就明白了。

郭太太 到底怎麼一回事？

萬士恆 玉彪面子上雖然同廉若川敷衍，實際上看不起他。廉若川這個人，你不要看他說話陰陽寡氣的，他的心卻是很深，手段也很毒，全身上下，都是鬼氣森森的，這一種人，簡直是陰險小人，惹着他，他一定要想報仇的。

郭太太 但是挑撥王煥然，有什麼好處？

萬士恆 好處自然沒有，壞處可真多。王煥然是鐵鷹隊第一個人材。隊裏邊的人，都叫他做

「常勝將軍」。鐵鷹隊每次作戰，能夠以少勝多，全靠有王煥然這樣的戰士。假如王煥然辭職，鐵鷹隊許多工作不能擔任，這不是拆玉彪的臺嗎？並且我還疑心，廉若川除了報私仇以外，還有別的用意。

郭太太 什麼用意？

萬士恆 依我看，廉若川這個東西，簡直是一個漢奸。他平常的行動，鬼鬼祟祟的，我早就疑心他了。假如我猜得對，他離間王劉的感情，減少鐵鷹隊戰鬥的力量，這對於日本人，當然是一種功勞。

郭太太 這完全是莫須有的話。廉若川地位不低，何必一定要作漢奸呢？

萬士恆 地位高就不作漢奸嗎？這可不一定。

郭太太 難道王煥然就這樣容易受人挑撥嗎？

萬士恆 在平時也許不容易，在這個時候卻是很容易。

郭太太 那麼這個事體怎麼辦？

萬士恆 我想我得再勸勸他。剛纔我已經勸過他了，那時他正在氣頭上，我不便多說。等他氣平一點，我再和他講。

（桂香急忙推門入。）

桂 香 郭太太！郭太太！不好了！二小姐剛纔吐了幾口血，現在昏死了！先生太太請你趕快

去！

郭太太 好，我就去！士恆，你也同我去！

（郭太太，萬士恆，桂香忙下。）

（王興帶王煥然入。）

王興 副隊長，請你在這兒休息休息，我立刻就去請大隊長來。（倒茶，出。）

（王煥然滿面不豫之色，在屋中走來走去。劉玉彪入，見煥然，趨與之握手。）
煥然，你來了！好極了！請坐！——怎麼樣。司令部有什麼事體嗎？

王煥然 司令部沒有什麼事體。我今天來，是要向你請假。

劉玉彪 請假？你病了嗎？

王煥然 我沒有病。我的意思是要請長假。

劉玉彪 到底怎麼一回事？

王煥然 我覺得我們兩人根本不能再合作，而且我也不願意再合作。

劉玉彪 煥然，你不要因為你弟弟的死，變消極了。現在國家正處着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不應當為私情而忘公義。

王煥然 你還要說我們不應當為私情而忘公義嗎？假如這一次你能夠不為私情而忘公義，我的弟弟也不至於死得這樣慘了。

劉玉彪 煥然，你這話從何說起？

王煥然 事實是事實，你自己總明白！我離開的時候，因為我弟弟和你中間發生了不幸的事，情，我很不放心，但是我始終相信你的人格。你雖然氣我弟弟，決不會因此把他送進鬼門關！但是真想不到！——

劉玉彪 煥然，你太冤枉我了！昨天晚上我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一切都是不得已——

王煥然 不用說了！你這種話，昨天我還相信，今天我不相信了！

劉玉彪 爲什麼呢？

王煥然 爲什麼嗎？因為今天我已經把事實調查清楚！

劉玉彪 你調查了什麼事實？你在那兒調查的？

王煥然 那我用不着說！你也沒有權利追問我！你是最善於報復的人，假如我把說話的人告訴你，你一定饒不了他，他也會像我弟弟一樣作枉死鬼。

劉玉彪 煥然，到底誰在你跟前說了我的壞話？你應當明白告訴我！

王煥然 我不能告訴你，因為我已經對別人擔保不告訴你了。

劉玉彪 不告訴我是誰也成，但是你至少應當告訴我，他到底講了些什麼話。

王煥然 話我已經告訴你了。我的弟弟完全是你害死的！

劉玉彪 你的證據呢？

王煥然 第一：關於薩麗的事情，你口裏雖然原諒他，但是你心裏並沒有原諒他。你那時同我講話，還不知不覺地說他對不起你。第二：那一天隊裏並不是沒有旁人，就算非我弟弟上去不可，你明明知道他不能打仗，你也應該指揮他遠走，你反而指揮他衝鋒。第三就是關於蘇菲——但是說出來太難聽，我不願意再說了！

劉玉彪 煥然，你簡直是胡說！我看你簡直是瘋狂！

王煥然 哼！我到沒有瘋狂！反正有人瘋狂！

劉玉彪 真想不到！二十多年的朋友，居然會這樣不諒解我，居然會說這樣的話來侮辱我！

王煥然 真想不到！二十多年的朋友，居然會這樣沒有良心，居然會說這樣的話來欺騙我！

劉玉彪 誰欺騙你？

王煥然 反正有人欺騙我就是了！

劉玉彪 煥然，你不能這樣疑心！你爲什麼要這樣疑心呢？我對你二十年來從沒有說過一句誑話，沒有作一件對不起你的事情。這一次悲劇的發生，完全是出於不得已。你應該原諒我！你爲什麼不原諒我呢？

王煥然 我可以原諒你，但是誰又原諒我的弟弟呢？誰又原諒我的母親呢？誰又原諒我自己呢？

劉玉彪 煥然，我知道你很愛你的弟弟，他不幸死了，你當然很傷心。但是同時你也要放明白

一點，我們的關係，不是泛泛的關係。

王煥然 就是因爲不是泛泛的關係，所以我纔這樣傷心。

劉玉彪 煥然，你安靜一點，讓我解釋——

王煥然 不要再解釋了！人已經死了，解釋還有什麼用處？我現在心亂得很，我決不願意再說話了。我已經對你請了假，我現在立刻就要走。

劉玉彪 你要向那兒走？

王煥然 你管不着！

劉玉彪 假如我不准你的假呢？

王煥然 我也是要走的！

劉玉彪 你不要忘記，你是我的部下！

王煥然 現在我心煩意亂，這兒一刻也不能呆，什麼我都不管了！

劉玉彪 煥然，難道你連抗戰工作拋棄了嗎？

王煥然 抗戰工作，我決不拋棄的！但是目前我的心太傷了，我沒有氣力作下去！我需要休息，休息過了，我一定提起精神，再幹下去。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就算我要作救國工作，也決不再同你一塊兒作！

劉玉彪 煥然，你不能夠暫留幾天嗎？

王煥然 不能！不能！我一定要離開這兒！我馬上就得離開這兒！

劉玉彪 你既然這樣堅持，我只好暫時讓你走。反正我的真心，你有一天一定會明白的。

王煥然 這還待事實證明！

（出。劉玉彪目送，忽跑至門首。）

劉玉彪 煥然！煥然！不要走！

（見去遠，垂頭回來，桂香匆忙入。）

桂 香 先生！二小姐！——（哭。）

劉玉彪 二小姐怎麼樣？

桂 香 她——她死了！

劉玉彪 怎麼死得這樣快？

桂 香 她剛纔說了許多話，越說越興奮，太太擋都擋不着她。後來她忽然吐了許多血，叫了

幾聲王先生的名字，就死了！（哭）

劉玉彪 （握拳）好！你們死的死！走的走！你們看，我要拿我的血來證明我的心！

（幕）

第五幕

鐵鷹隊司令部辦公室，景同第三幕。時間在第四幕後當天下午。

幕開時柳正明、趙叔謙、張又全、謝啓予、葉崇武五人正談話。

趙叔謙 老柳，這一次在南昌的空戰，可惜你沒有參加，他媽的，真夠味！咱們打得漂亮極了！

張又全 我說，老趙，你不要吹了罷，你的技術，我實在是不敢恭維。今天你第一次攻擊，角度就不對，而且開鎗也太晚。要不是你的運氣好，早被人打下來了！你想：你螺旋上中了一鎗，左翼上中了兩鎗，這多麼危險！

趙叔謙 他媽的！危險有什麼關係？我就不怕危險！

謝啓予 我看這一次空戰，還是我打得最好，要不是我，恐怕一架日本飛機也打不下來。

張又全 得了罷！又來一個吹牛的！依我說，這一次功勞最大的，還是一句話不講的葉崇武。他快而且準，有兩架敵機，都是中他的鎗掉下來的。

謝啓予 當然是中他的鎗。但是假如沒有我幾次的猛攻，把他們打得手忙腳亂，葉崇武也不見得就打得中他們！

張又全 這真是廢話！明明是葉崇武打下來的，偏偏你要說是你的功勞！
謝啓予 當然我有功勞，誰說我沒有功勞？

張又全 你總是這樣不客氣！

謝啓予 這不是什麼客氣不客氣。我有功勞，你不能夠一筆抹殺！

張又全 你就是會吹，真要打仗，你還差得遠！

謝啓予 你敢這樣說我！

張又全 我爲什麼不敢？

謝啓予 你這簡直是侮辱！

張又全 侮辱就侮辱，你又把我怎麼樣？

（兩人欲衝突，趙叔謙柳正明勸開。）

趙叔謙 他媽的！你們不要鬧了罷！都是自家的弟兄們，什麼話不可以好好說？他媽的！要打

咱們去打日本人，不要自家打！

謝啓予 張又全說話太不客氣了！

張又全 哼！還說我不客氣！你自己想想，你剛纔說的話，多客氣！

謝啓予 你敢再說！

張又全 說了又怎麼樣？

（兩人又欲衝突，趙叔謙柳正明再勸開。）

柳正明 你們大家不要鬧！讓我告訴你們一件很重要的新聞。

趙叔謙 什麼新聞？

柳正明 副隊長辭職了！

謝啓予 他幹嗎要辭職？

張又全 是真的嗎？

趙叔謙 不會罷！

柳正明 今天早上九點鐘，我瞧見副隊長收拾行李，問他到那兒去，他不肯直說，他只說他要

休息幾天，一會就出去了。我以為他一定有什麼祕密工作。後來大隊長來同我談話，

我纔知道副隊長的確是辭職。

張又全 大隊長幹嗎不挽留他呢？

柳正明 他大清早就到大隊長家裏去，向大隊長辭職，大隊長再三挽留他，他不聽，大隊長也

沒有辦法。

謝啓予 難道大隊長准他辭職嗎？

柳正明 他的意思很堅決，他說准也要辭，不准也要辭。

趙叔謙 他媽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張又全 是不是大隊長得罪了他？

柳正明 據大隊長說，是因為他弟弟王煥章的慘死。

趙叔謙 就算他弟弟慘死，他也不應該辭職呀！

謝啓予 難道他還怪大隊長？

柳正明 就是怪大隊長了。他說他弟弟訓練還不夠，大隊長不應該派他去送死。

張又全 這真是笑話，副隊長的頭腦，何至於這樣簡單？

柳正明 當然不是這樣簡單，聽說其中還有人挑撥，說了大隊長許多壞話。說大隊長假公濟私，故意派王煥章去送死！

趙叔謙 他媽的！這簡直是放屁！

張又全 大隊長爲人，頂公平的，從來沒有作過這樣下流的事情！並且他同王煥章，根本就沒有什麼仇恨哪。

柳正明 這就是大隊長最傷心的地方了。我們都知道，前三天不是王煥章和蘇菲小姐訂婚嗎？

這一個挑撥的人，他說大隊長歡喜蘇菲小姐，所以要害死王煥章！

趙叔謙 他媽的！真混蛋！

謝啓予 這未免太笑話了！大隊長那裏是這樣的人？

張又全 聽說蘇菲小姐，今天早上已經死了！

柳正明 我也知道。本來這一種話，是無意識的話，但是這位挑撥的人，非常之狡猾，說得來有憑有據的，所以副隊長就上他的當了。

趙叔謙 這個混蛋到底是誰？我非把他揍死不可！

柳正明 就是廉若川。

張又全 怎麼知道是他呢？

柳正明 因為萬士恆先生親眼看見他挑撥副隊長。

趙叔謙 這個王八蛋！我找他去！

柳正明 不要忙！我們自然有方法對付他。

張又全 副隊長到那兒去了？

柳正明 不知道。他只告訴我他需要休息，並沒有說要離開漢口。

謝啓予 我們得想法找他回來，大家勸勸他。

柳正明 漢口這樣大的地方，到那兒去找？並且他同大隊長是多年要好的朋友。大隊長既然留不住他，大家勸他，他也未必肯聽。

張又全 我看副隊長爲人是很精明的，就是太情感。情感一來，就容易糊塗，但是情感過了，

也很容易明白。從前我同他吵過好幾次架，當時下不了臺，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又同我要好。我相信他出去不久，就會轉來的。

謝啓予 他要是不回來，我們鐵鷹隊的勢力就差了。他是我們的頭把手。
趙叔謙 他真不愧叫「常勝將軍！」他媽的！隊裏邊我就佩服他！

（劉玉彪入，大衆敬禮。）

劉玉彪 正明，副隊長回來沒有？

柳正明 還沒有回來。

劉玉彪 一點消息也沒有嗎？

柳正明 上午就派人打聽去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消息。

劉玉彪 正明，你想他會回來嗎？

柳正明 我想他會回來的。

劉玉彪 好，你們去罷。

（四人同出。衛兵在門外叫「報告」，劉玉彪叫「進來」。）

衛兵 萬士恆先生到。

劉玉彪 請進來。

衛兵 是！（出。萬士恆入。）

劉玉彪 萬先生！請坐！蘇菲的事體怎麼樣？

萬士恆 我今天從早上跑到下午，現在總算一切都有頭緒了。衣衾棺木，都預備好了。今天晚

上入殮，明天一早，就可以把她暫停源通寺，以後再籌劃安葬的地點和時間問題。

劉玉彪 費心得很！我不知道怎樣感謝！

萬士恆 玉彪，你何必這樣客氣呢？我們現在已經是一家人！只可惜蘇菲這個孩子，年紀青青就死了！

劉玉彪 真可憐！就是煥章，也一樣地可惜！

萬士恆 對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薩麗主張把煥章和蘇菲合葬，你的意思怎麼樣？

劉玉彪 這自然很好，不過煥然又走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消息。這件事體，總得先問問他。他這一次辭職，簡直出我意料之外。

萬士恆 我想假如不是廉若川挑撥，他也許不至於這樣糊塗。現在他弟弟的靈柩，還停在源通寺，他決不會馬上離開漢口的。緩兩天，等他出來，我們再把話說明，就好辦了。

劉玉彪 但願如此！自從他走以後，我好像失了魂魄一樣。多年的老友，居然可以誤會到這種地步，想起來令人痛心！

萬士恆 玉彪，你放心好了。這不過是一時的誤會，不久就可以解釋的。

劉玉彪 你相信可以嗎？

萬士恆 這不成問題！

（柳正明在外叫「報告」，劉玉彪叫「進來」。）

柳正明 報告大隊長！空軍總指揮部有緊急命令來！

（劉玉彪急拆命令，變色。）

劉玉彪 糟了！空軍總指揮部命令鐵鷹隊副隊長王煥然率領葉崇武、趙叔謙、張又全、謝啓予四人，偕同大鵬隊，赴敵人後方，轟炸重要軍事設備。限立刻出發！糟了！糟了！副隊長不在，怎麼辦？找他的人回來沒有？

柳正明 沒有回來。

劉玉彪 那怎麼辦？

柳正明 大隊長，可否讓我代替副隊長前去？

劉玉彪 不成！這一次的轟炸，非常重要，我們臺兒莊的大軍，能否殲滅敵人，全靠這一次轟炸成功。我們一定不能失敗的！王煥然是我們鐵鷹隊裏頂能作戰的人，所以空軍總指揮部特別把這一個重要的使命交給他。現在他不在，別人去不見得有把握，萬一失敗，這個責任負不起！

柳正明 那麼我們馬上多派人去找他，怎麼樣？

劉玉彪 不成！空軍總指揮部的命令是立刻出發，遲一刻也不行的！

柳正明 這個事體就麻煩了！

劉玉彪 我看沒有旁的辦法，只有我自己走一趟！

柳正明 大隊長你親自去？

劉玉彪 當然我親自去？正明，你立刻叫趙叔謙、張又全、謝啓予、葉崇武四人進來！

柳正明 是！

（出。劉玉彪入室換裝，移時出來。）

萬士恆 玉彪，這一次的戰爭，很危險嗎？

劉玉彪 很危險！請你回去告訴薩麗，但是不要告訴她危險！

（柳偕趙張謝葉入。）

劉玉彪 諸位同志！現在奉了緊急命令，命趙叔謙、張又全、謝啓予、葉崇武同我五人，保護大鵬隊去轟炸敵人重要的軍事設備。諸位！這一次轟炸的成功和失敗，可以決定我們整個台兒莊大軍的成功和失敗，諸位不要忘記！我們鐵鷹隊是民國二十年由大隊長劉玉剛創立的。牠有最光榮的歷史，希望諸位這一次出發，假如不能夠增加牠光榮的歷史，至少也不應當減少牠光榮的歷史。現在我們立刻出發！

（諸人退。萬士恆與劉玉彪握手。）

萬士恆 大隊長，我祝你成功！

劉玉彪 謝謝！告訴薩麗，我一定回來的！

（出。萬士恆柳正明二人在門張望。）

柳正明 大隊長爲人真光明！

萬士恆 他就是這樣肯負責任！

（外面飛機發動聲。）

柳正明 他們起飛了！

萬士恆 我希望他們成功！

柳正明 只要大隊長統率前去，成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這一次可不比往常。這一個最重要的軍事設備，是台兒莊敵軍的生命線。他們一定有很好的保護，不打拚命仗是不行的。可惜副隊長這一次沒有去，要有他，一定更有把握，自己也可以少犧牲。

萬士恆 你以爲他們一定要犧牲嗎？

柳正明 恐怕難免！大隊長曾經告訴我，這一次去，是準犧牲的。除非像副隊長那樣的本事，恐怕很難得保全。但是副隊長偏偏又不在，你說可不可惜？

萬士恆 假如這一次他們兩人不決裂就好了！

柳正明 還怕不是嗎？想起來我真恨廉若川這個東西！

萬士恆 我看這個傢伙，鬼頭鬼腦，真是一個漢奸！

柳正明 我也這樣疑心。因爲他平常許多論調，總是直接間接表示一種失敗主義。而且明明知道大隊長不喜歡他，他卻要勉強同大隊長敷衍。他常常到司令部來，賊眉賊眼的，小

是問這樣，就是問那樣。說不定他是故意來探聽消息。

萬士恆 以後你們得留心他！

柳正明 我已經早就留心了。說不定有一天，我抓住他什麼把柄，把他解決！

（王煥然入。）

王煥然 呵，萬先生！正明，大隊長在嗎？

柳正明 大隊長出去了。

王煥然 到那兒去？

柳正明 剛纔有緊急命令來，大隊長就帶着四位同志去了。

王煥然 這一次是去轟炸敵人最重要的那一個軍事設備嗎？

柳正明 是的。

王煥然 上級的命令，是派大隊長去嗎？

柳正明 不是！

王煥然 是派的我？

柳正明 是的！

王煥然 幹嗎不等我回來？

柳正明 因為不知道副隊長在那兒，同時空軍總指揮部的命令，是要立刻出發。

王煥然 所以大隊長就代替我去，是不是？

柳正明 不去沒有辦法。

王煥然 呵，玉彪，我真太對不起你了！爲了私人的誤會，我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朋友。我現在纔明白，可惜明白得太晚了！——正明，告訴我！他們走了多久？

柳正明 大概有十幾分鐘。

王煥然 那麼我也立刻去！

柳正明 副隊長也知道，這是不可以的。第一層，現在已經追不上。第二層，上級的命令，只許派五人。第三層，本隊隊員，已經完全調出，這兒除了幾架舊機器以外，根本就沒有新式飛機。

王煥然 這怎麼辦？——真正急死人！

萬士恆 煥然，你用不着急。我想大隊長去也是一樣。他一定成功的。

王煥然 萬先生，今天早上，我荒唐已極！玉彪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平素對我那樣器重，愛護，我卻因爲一點小事情，一時發了狂，懷疑他，毀壞他，傷他的感情。我已經很對不起他了。現在在這種生死關頭，他又代替我去，你教我以後拿什麼臉面見人？

萬士恆 過去的事情，反正沒有辦法，只有讓牠過去。只要這一次他回來以後，你們兩人恢復從前的感情，密切合作，使中國抗戰成功，這一點小衝突，就不值得一笑了。

王煥然 只要玉彪能够回來，我就給他磕十個頭，請他饒恕我，我也是情願的！

萬士恆 玉彪還不能饒恕你嗎？自從你走後，他時時刻刻望你回來。剛纔他還對我說：「自從他走以後，我好像失了魂魄一樣。」可見得他對你是怎樣的關心！

王煥然 這樣說來，我王煥然真不是人！別人對我這樣好，我卻懷疑別人！我心裏真難過極了！

柳正明 副隊長，請你不要太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我知道大隊長爲人，光明磊落，只要他回來，兩句話一說，一切就煙消雲散了。

王煥然 只要他能够回來就好了！但是我心裏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怕！

柳正明 不要緊！大隊長是身經百戰的名將，從來沒有出過什麼事情。

王煥然 都怪我爲人太感情用事，一時糊塗，聽信了別人的讒言！

柳正明 聽了誰的讒言？

萬士恆 是不是廉若川？

王煥然 就是他！他對我說了玉彪許多壞話。他對於我和玉彪的關係，知道得非常清楚，什麼小事情他都知道，他講得那樣入情入理，我正在氣頭上，就完全相信他了。後來我到警備司令部去找一個朋友，纔知道這一個人，不但是一個壞蛋，而且是一個漢奸。

柳正明 我早就疑心他了！

萬士恆 怎麼樣知道他是漢奸呢？

王煥然 怎麼樣知道他是漢奸，我不明白，但是警備司令部已經有了確切的證據。這個傢伙，

專門替日本探訪消息。他是日本間諜組織裏面的一個重要份子。

柳正明 警備司令部既然有了確切的證據，爲什麼不馬上逮捕他呢？

王煥然 警備司令部要想藉他作一個引線，探訪出其他日本間諜的祕密機關，所以表面讓他自由活動，實際上卻派得有人暗中監督他。不過這個事體作得很嚴密，他一點也不知道。

劉正明 我只希望早點把他解決。這個喪心病狂的東西，決不能讓他活在世上！

王煥然 警備司令部，早探聽出他常常到我們隊裏活動，怕我們上他的當，所以把真象告訴我，要我們提防他。但是想不到，我已經上他的當了！

（衛兵在外叫「報告」，王煥然叫「進來」。）

衛兵 報告副隊長！廉若川先生，和石蘊華女士要見！

（三人相顧愕然。）

王煥然 請他們立刻到這兒來。

衛兵 是！（出。）

王煥然 這個東西居然又來了！

萬士恆 說不定又是來探聽消息。

柳正明 依我的脾氣，恨不得一拳打死他！

王煥然 正明，你萬萬不可以粗暴。回頭他進來，我們要設法套他，看他怎麼樣對付我們。

（廉若川石蘊華入。）

廉若川 呵，副隊長在這兒！萬先生也在這兒！柳同志，你好？

王煥然 廉先生請坐！石小姐也請坐！

廉若川 大隊長還沒有來嗎！

王煥然 早來過了。

廉若川 現在到那兒去了？

王煥然 出發了。

廉若川 出發到那兒去？

王煥然 這個可不知道。

廉若川 也許保護轟炸機到什麼地方轟炸去了罷？

王煥然 我不知道。因為我剛回來，一切情形，我都不很清楚。

廉若川 哦，原來副隊長是剛回來的！真正對不起！真正對不起！那麼柳同志一定知道了！

柳正明 我當然知道。不過這是軍事祕密，我不能告訴你！

廉若川 當然，當然！真正對不起！真正對不起！

王煥然 其實廉先生石女士都是我們的好朋友，等於自己一家人，說說也沒有關係。石女士，你說不是嗎？

石蘊華 是呀！本來我們都是好朋友。若川素來就很關心你們的行動，常常喜歡問問你們，其實並沒有什麼意思。

廉若川 我們都同大隊長很要好，大隊長出發，我們自然關心。這一次出發，該沒有危險罷？

王煥然 作空軍的人，每次出發都是有危險的，危險是我們的家常便飯。

廉若川 當然！當然！

萬士恆 廉先生不是要到重慶嗎？爲什麼還在這兒呢？

廉若川 本來預備昨天走，後來因爲有件重要的事體，所以就暫時留下。

萬士恆 什麼重要事體？

廉若川 關於政治方面的。

萬士恆 同日本有關係沒有？

廉若川 中國現在一切的政治，都同日本人有關係。

萬士恆 不過關係有深淺的不同罷了。

廉若川 那自然。

萬士恆 廉先生可否把要辦的政治方面的重要事體，同日本人的關係，同我們講一講？

廉若川 這是政治上的祕密，我不能告訴！

萬士恆 其實廉先生石女士和我們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我們對於廉先生一切的行動，都很關心的，講出來又有什麼呢？

廉若川 實在是不能講。真正對不起！真正對不起！

萬士恆 其實沒有什麼對不起，廉先生不能講，就不講好了。

柳正明 依我看來，我們還够不上作廉先生的好朋友，所以廉先生對我們不能一切公開。

石蘊華 柳同志這句話，未免太生疏。其實我知道，若川對你們是頂好的。他常常拉着我，一塊兒到你們司令部來。即如今天，我本來要在家裏寫文章，因為好幾處有名的雜誌，都催着要文章——因為我的文章，他們拿去總是登頭一篇，我的文章不交，他們沒有法子出版——但是若川苦苦地逼着我，到你們這兒來。我被他纏得沒有辦法，只好陪陪他。他說，他好久沒有看見你們。總不放心，無論如何，一定得來看看。

王煥然 廉先生的美意，我們很感激。

廉若川 說那裏話？我廉若川一生就是富於情感，特別對於朋友方面，我的情感，尤其熱烈。只要一次作了朋友，我對於他一切的行動，就異常關切，好像我的親弟兄一樣。

萬士恆 廉先生對朋友這樣富於情感，對於國家大概也是一樣地富於情感罷！

廉若川 那還用說！對於國家，任何犧牲，我都可以的。

萬士恆 廉 生有這樣愛國熱忱，鄙人不勝佩服之至！假如中華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能够像廉先生這樣愛國，中國和日本，早就可以不打仗了！

廉若川 當然可以不打，戰爭是殘忍的，早一天和平，人民少受一天痛苦。

萬士恆 廉先生這句話講得對極了！可惜廉先生講這句話，找錯了人。廉先生應當把這句話，拿去對日本人講，因為這一次戰爭發動，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要滅亡我們的國家，奴隸我們的人民。只要他們沒有野心，中日戰爭。本來可以不打的。

廉若川 據我知道，日本人不見得個個都想打仗。就是到中國來打仗的軍人，也是出於不得已。

萬士恆 廉先生對於日本人，知道得太清楚了！他們到中國來打仗，是由於不得已，難道他們到中國來姦淫，擄掠，殘殺，也是出於不得已嗎？

廉若川 關於這些事件，報紙上自然不能不宣傳，不過我們智識階級的人，看法應該兩樣。什麼兩樣！事實上智識階級的人，心早已經死了。所以什麼悲慘的狀況，都不能感動他們的心。他們決想不到戰區的人民，還會有什麼痛苦！

廉若川 痛苦我們當然承認。不過現在的問題，就是怎麼樣解除人民的痛苦。我以為解除的方法，只有和平。

柳正明 和平！誰不願意？但是中華民族，要的是自由獨立的和平，不是奴隸牛馬的和平！

（衛兵在門外叫「報告」，王煥然叫「進來」。）

衛 兵 報告副隊長！這是剛纔接到的無線電報！

（王煥然接電報，衛兵出。）

王煥然 正明，糟了！

柳正明 怎麼樣？

王煥然 我們的空軍，剛到半路，就遇着五架敵機攔擊，發生劇烈的空戰。但是我們的轟炸機仍然冒險前進。五架保護機，只留下兩架，牽制敵機，其餘的三架，仍然繼續保護前去。

柳正明 這一定有漢奸走漏消息，要不然甚麼會有敵機攔擊呢？

王煥然 這也許是遭遇戰。不過這一次的使命，恐怕非有極大的犧牲不能完成。

萬士恆 大隊長呢？

王煥然 留下與敵機作戰。

萬士恆 兩架打五架，很難罷？

王煥然 這也很難說！我想大隊長假如得着一個好幫手，也可以對付。

柳正明 誰幫大隊長？

王煥然 電報上沒有說。正明，你到電報室去監視着，有什麼新的消息，立刻來告訴我！
柳正明 是！（出。）

廉石川 大隊長很危險罷？

王煥然 現在不知道！

廉若川 假如不回來，怎麼辦？

王煥然 我想不至於不回來的，因為大隊長很能作戰。

廉若川 假如日本方面，也選出很能作戰的人來呢？

王煥然 我們鐵鷹隊從來沒有打過敗仗！

廉若川 萬一失掉大隊長，鐵鷹隊還能維持嗎？

王煥然 爲什麼不能維持？中華民族，有的是人。那怕鐵鷹隊全體隊員都犧牲，鐵鷹隊仍然要

存在，鐵鷹隊的精神仍然不死！自從抗戰以來，日本軍閥和許多漢奸走狗，無時無刻

不想破壞鐵鷹隊，但是他們都白費工夫。

廉若川 我真高興，鐵鷹隊有這樣的精神。石女士，你應該利用你文學的天才，替鐵鷹隊寫兩

篇稱頌的文章。

石蘊華 現在我太忙了，將來我一定要寫的。一位作家著了名，生活上也怪不舒服的。你不想

寫的東西，別人偏要你寫，你真正想寫的東西，倒沒有工夫執筆！

（柳正明入。）

王煥然 正明，轟炸隊有消息來嗎？

柳正明 現在還沒有。但是另外有一個消息（看廉若川一眼），是從警備司令部來的。副隊長，你請看這一張條子。

（王煥然看條。）

王煥然 哦，原來這麼一回事！——廉先生，我有點事體想請教請教。

廉若川 有什麼事體？

王煥然 廉先生知道日本人在漢口的特務機關嗎？

廉若川 特務機關是什麼？我不知道！

王煥然 特務機關，就是日本人的間諜機關，廉先生想來不會不知道的！

廉若川 這真是笑話，我怎麼會知道？

王煥然 廉先生，我們不都是好朋友嗎？說出來又有什麼關係呢？

廉若川 副隊長，我不明白你的話！

王煥然 你不明白我的話嗎？你是真不明白，還是假不明白？

廉若川 真不明白！

王煥然 廉先生，我平常都很相信你的話，今天早上我還相信你的話，因此上了你一個大當。

現在真正對不起，我不能相信你的話了！

廉若川 副隊長，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王煥然 意思很簡單。現在警備司令部有命令來，說你是漢奸，你專門替日本人作情報工作，叫我立刻拘留你！

廉若川 這真是豈有此理！無緣無故，說人是漢奸！這個地方，我還呆得下去嗎？石女士，我們走罷。

（王煥然拔鎗，柳正明亦拔鎗。）

王煥然 不許走！

柳正明 走我就給你一鎗！

石蘊華 讓我走！這不關我的事！

王煥然 你也不能走！

石蘊華 爲什麼我不能走？他是漢奸，我不是漢奸哪！

王煥然 你是不是漢奸，現在還不知道。但是你也是一個嫌疑犯，因爲你是漢奸親密的朋友。

石蘊華 副隊長，你說錯了。我同他根本就不是朋友，他作的事我全不知道！

（衛兵入。）

衛兵 報告副隊長！張又全回來了！

王煥然 叫他立刻進來！

衛 兵 是（出。）

王煥然 爲什麼他一個人回來呢？

柳正明 我看消息不好。

王煥然 該不會——

（張又全入。）

張又全 報告副隊長！剛纔我們出發到中途，就遇見日機五架攔擊。我奉命同大隊長牽制敵機，經過長時間激烈的空戰，先後打下敵機四架，其餘一架，負傷逃走。但是——

王煥然 但是怎麼樣？

張又全 但是大隊長因爲作戰太勇，竟自犧牲了！

王煥然 呵，玉彪！這是我對不起你！這是我對不起你！（忽然抬頭見廉若川，大怒。）你這

個漢奸！一切都是你！都是因爲你離間挑撥，破壞我們朋友的感情，犧牲國家的實力。我恨不得一鎗打死你！你這一種寡廉鮮恥的東西！你只知道金錢，爲了金錢，你就認賊作父，出賣你的同胞，你自問你還有一點良心嗎？要依我的脾氣，我立刻給你一鎗，但是你這樣的壞東西，不先給你一點苦吃，就把你打死，太便宜你了！我要把你送到警備司令部，讓他們仔細拷問你，要你把一切的祕密機關都說出來。你要不說

出來，就要你的狗命！（對柳正明張又全）來，把這兩個東西，給我押出去，叫人立刻送警備司令部！

（兩人持鎗押廉若川石蘊華出。）

（對廉若川）都是你害我的！早知道你是漢奸，我就不跟你來往了！

廉若川 你一天到晚向我要錢。我不作漢奸，那兒拿錢來供給你？

柳正明 出去！不要費話！

張又全 出去！

（四人出。）

王煥然 萬先生，現在什麼都完！玉彪已經死了！一切都完了！

萬士恆 一切並沒有完。玉彪雖然死，鐵鷹隊還是存在的，以後還有千千萬萬的玉彪，踏着他的血跡前進的。

（柳正明入。）

柳正明 報告副隊長！剛纔接着無線電報，我們轟炸機，已經將敵人軍事設備，完全破壞。我們的轟炸機，損傷一架，仍然負傷飛回。其餘三架保護機，只剩葉崇武一人。趙叔謙和謝啓予兩位同志，都壯烈犧牲了！

（張又全入。）

張又全 報告隊副長！軍事最高機關有緊急命令來！

（王煥然拆命令，看畢。）

王煥然 你們倆人去召集全體隊員來，照習慣每人一杯酒，我有重要報告。（兩人出。）萬先生，玉彪一死，我感覺無限的孤獨！我好像沒有勇氣幹下去了！

萬士恆 煥然，你並不孤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要陪着你一塊兒奮鬥的！

王煥然 萬先生，你相信我們的奮鬥能夠成功嗎？

萬士恆 只要你不失掉勇氣，一定能夠成功！

（全體隊員十餘人持杯入。）

王煥然 諸位同志！今天下午本隊奉空軍總指揮部緊急命令，派飛機五架，掩護轟炸機前往敵人後方，破壞重要軍事設備。現在接到前方報告，這一個重要任務，已經完成。但是最可惜的，就是我們最敬愛的劉玉彪大隊長和趙叔謙謝啓予兩位同志，都壯烈犧牲了！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他們三位的死，真可以算死重於泰山的。現在爲紀念他們光榮的死，我們大家喝一杯！

（喝完。王煥然使勁將杯往桌上一摔，杯立破，柳正明亦然，張又全繼之，然後將三破杯全放長桌上，全體靜默一會。）

王煥然 諸位同志！現在奉了軍事最高機關緊急命令，命王煥然爲鐵鷹隊大隊長，柳正明爲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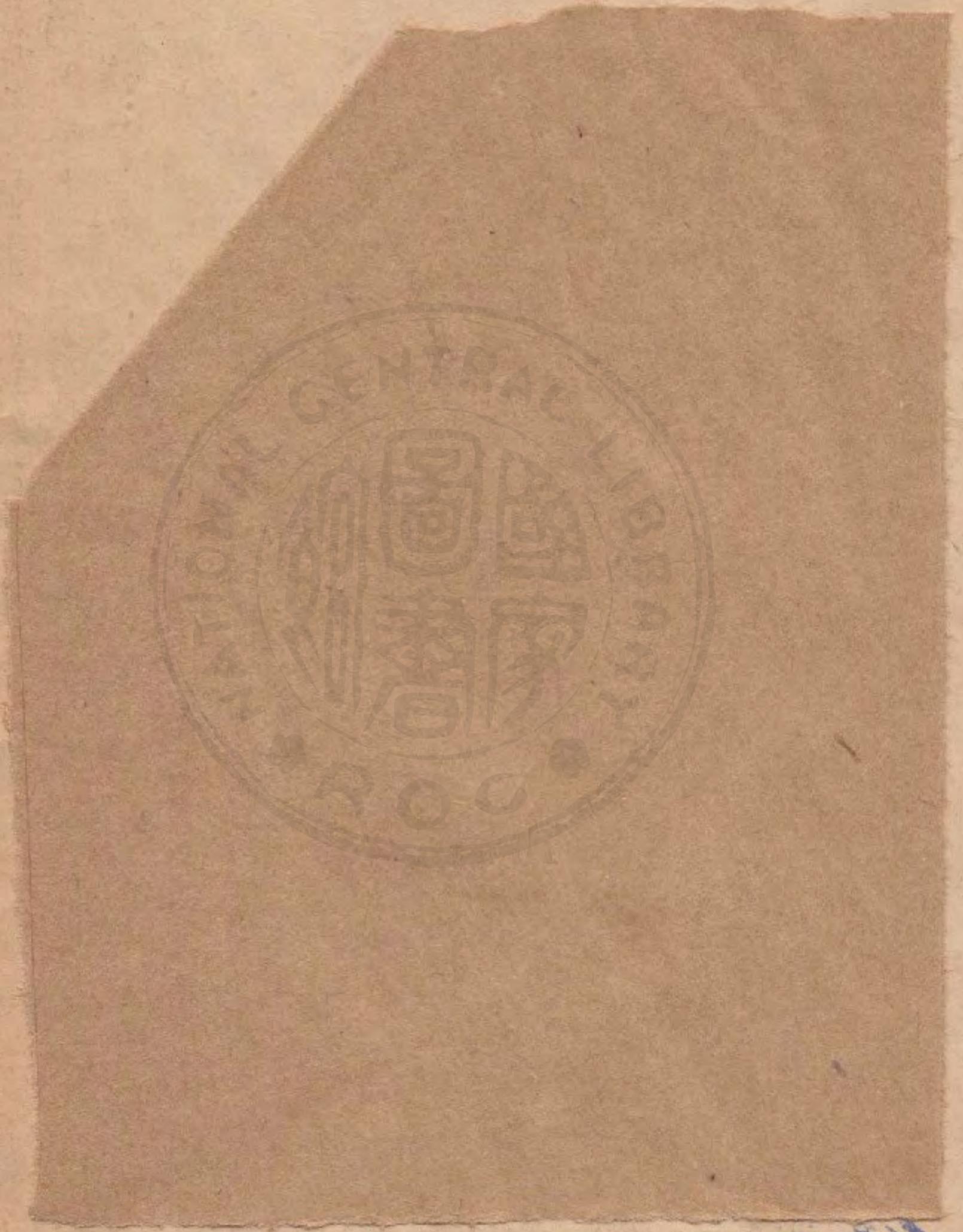
鷹隊副隊長。諸位同志想來都知道，鐵鷹隊是民國二十年由劉玉剛大隊長創立的。牠有最光榮的歷史。希望諸君以後，假如不能夠增加牠光榮的歷史，至少也應該保持牠光榮的歷史。

對大隊長敬禮：

柳正明

全體（敬禮。幕。）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初版
上海四版

(· 84448·3 滬報紙)

黃鶴樓 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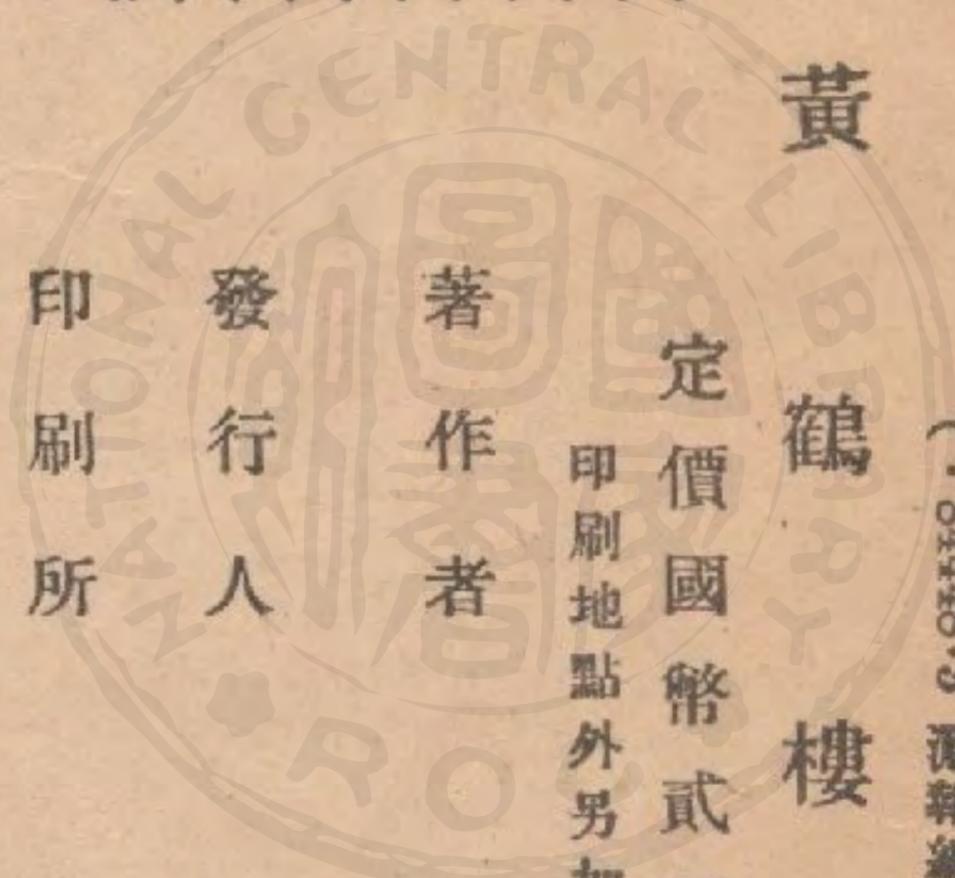
著者 陳銓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必究
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



001708426

